

750.9  
37

書叢小地史

史國中傳流樂音族外

著 德 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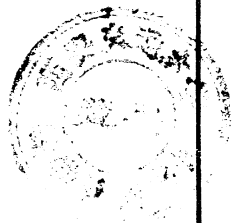
行發館書印務商

孔 德 著

史地  
叢書

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序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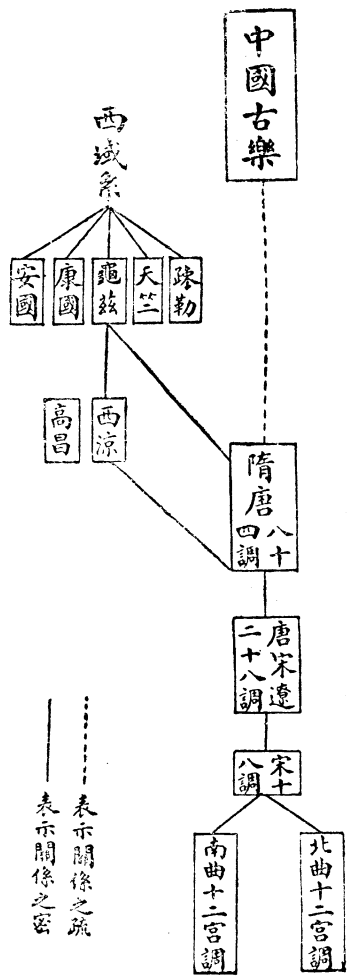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音樂，史云：『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詳不可考，僅存其名而已。論語云：『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斯！』美之甚也。春秋吳季札聘魯，請觀於周樂。魯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鄘，曹，十五國之風，雅頌之樂。舞象箭，南籥，大武，韶，濩，大夏，韶，箭，而嘆觀止。是此時猶存。孔子於當時憫王澤旣竭，詩不能作，禮崩樂壞。樂官師曷，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因論定之。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使不遭六國嬴秦之亂，則古樂尙可垂未斬之緒，詔示來茲。迄暴秦一炬，典籍蕩然，雅樂遂與俱隳。是亦華夏藝術之厄也。

漢興雖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鎗，而不能言其義。高祖時，只能因秦樂制宗廟樂。獨嗜沛中之歌，巴渝之舞，是古樂已失其神。至武帝通西域，攘匈奴，外族交通。於是胡

中樂舞，盛行中土。如鼓吹列爲黃門燕享，軍旅凱樂，魏晉沿用，可知其盛！此實西北民族音樂傳入中國之始。東晉衰弱，胡族踵興，聲樂選來，日趨胡化。如代北簫鼓，天竺梵唄，呂光之變龜茲，魏周崇爲國伎。後主（齊）耽愛胡戎，曹（妙達）安（末弱，妙駒）來自西域。北周得西域之樂，雜以高昌之舊。隋唐運龜茲之律，兼用西涼之聲。其影響華樂，因成二系。一爲北狄系。漢魏鼓吹，鮮卑北歌，歷代用爲鹵簿警嚴，未嘗稍廢。一爲西域系。曰天竺，曰龜茲，曰康，曰安，曰疏勒，曰西涼，曰高昌，以龜茲爲著。其樂律始自鄭（譯）萬（寶常）以琵琶叶音，緣附律呂。向之累黍吹管，律呂旋宮，所不能明，皆代以八十四調。隋唐以後，奉爲圭臬。蓋中國律呂之學，興自黃帝。至漢後學者，如司馬遷，鄭康成，京房，宋（南朝）錢樂之，宋蔡元定，明朱載堉，精於推算。紙上空談，樂工未喻。歷代關於宗廟郊祭大典，不能不崇古制，運用黃鐘大呂。而宴享之私，無有嗜者。可見遺神取貌，已不足貴。故龜茲樂律，一履華土。奪十二律之席，變雅樂之聲。其中因果，詳於本書。此後嫌八十四調繁複，其中二十八調，尤爲盛行。再減爲宋教坊之十八調，化爲北曲之十二宮調，南曲之十二宮調。尋源溯流，當推龜茲爲身祖矣。變遷概況，可以圖表示之如左。

# 外族音樂與華樂關係表

北狄系 — 漢魏鼓吹 — 後魏北歌 — 歷代之鼓吹樂



—— 表示關係之疏  
 —— 表示關係之密

或疑中國之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原具七聲。西域樂律,苟同於此。未足以言華樂化於西域。

余曰：旋宮久不能明，古代樂譜，已失其傳。世言律呂，驚於五行，究於玄虛，鮮補實際。龜茲以琵琶定聲，輕簡易通，人樂於用。猶中國文字聲均，古代已備。隋唐之際，苦不能明。舍藉梵音三十六母，解之無從。見溪之母，乃爲時重。世喻此旨，不廢吾言。況今之宮調曲名，原於胡樂，尙能考見，毋庸諱言。今之談國樂者，侈言律呂，抗顏唐宋，未審其中因果，有如是者。自古於外族音樂，賤視爲夷，略不記載。今就諸史樂志，各家記錄，考訂纂集，明其變遷。梁先生歷史研究法云：『史須注目於文化之繼承及傳播，其變遷及得失，如何？』又云：『中國史之主的，說明中國民族所產文化，以何爲基本，其與世界他部分文化，相互之影響何如？』余今作是篇，本師意也。

民國十五年夏平陽孔德自序於京西清華園

## 凡例

(一) 本書注目於外族音樂何時入華，其影響於華樂何若？側重於史之敘述及考訂。

(二) 本書取材於諸史樂志，外國傳，九通，類書，及私家記錄。覈其異同，正其舛誤，以明真象。

(三) 清代凌氏燕樂考源，陳氏聲律通考，雖知隋唐燕樂出於龜茲，詳其曲調沿革。但於國樂受外族影響變遷，未攬其全。此書特重於此。

(四) 近人著作如童斐中樂尋源（商務出版），王光祈東西樂制之研究（中華出版）童詳於曲譜唱法。王藉西洋律學，理董中律於華樂因革，則未能明。此書則於曲律從略，史蹟求詳。

(五) 本書雖分國研究，仍重時代溯源窮變及相互影響。

(六) 所錄饒歌，北歌，侬都夷歌，因胡樂詞章，此爲僅見。藉此可以知其音樂中所寓之民族性。

(七) 所得殘贖史料，末設餘論一章以納之。

(八) 關於胡中樂器，當別爲外族樂器考。今詞曲調名，有仍胡樂之舊，當別爲外族曲調考。

此篇皆從略。



# 目錄

## 序論

## 凡例

## 第一章

### 古代之夷樂

.....一

## 第二章

### 北方諸國之樂

.....六

### 第一節

#### 北狄之鼓吹樂

.....六

### 第二節

#### 鮮卑之北歌

.....二〇

### 第三節

#### 隋唐後之鼓吹樂

.....三〇

第四節 元之達達樂……………三八

第二章 西域諸國音樂……………四〇

第一節 天竺樂……………四〇

第二節 龜茲樂……………四一

第三節 西涼樂 高昌樂……………五一

第四節 康國安國疏勒諸國樂……………五四

第五節 歷代之散樂……………五六

第六節 唐之羯鼓……………六二

第七節 清代之西陲回準番樂……………六八

第四章 西南諸國音樂……………七一

(一)巴渝舞 (二)荏都夷歌詩 (三)揮國樂 (四)扶南樂 (五)南詔

樂 (六)驃國樂

第五章 東方諸國音樂……………八〇

三韓諸國樂 日本樂

第六章 餘論……………八三

# 外族音樂流傳中國史

## 第一章 古代之夷樂

中國古代樂制，王者舞六樂於宗廟之中。舞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舞己之樂，明有則也。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此外族音樂流傳中國之因緣。稽之載籍，始於夏后發即位元年，有諸夷獻其樂舞。語在汲冢紀年云：

后發即位元年，諸夷賓於王門，丹保墉會於上池，諸夷入舞。

又後漢書東夷傳云：

自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

按二書所紀，尙足徵信。惟其內容如何，今難明矣。及周文化演進，典制備興。既存雲門咸池大韶大

夏大濩大武六代之樂。復有鞀師掌教鞀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旄人掌舞散樂夷樂，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鞀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獻而歌之，燕亦如之。均見於周官。按周官雖有疑爲漢儒僞作，頗難足信。但其典制完善，當本之於周。漢儒亦未能臆造也。

鞀師所掌鞀樂。鄭注云：「東夷之舞也。」疏云：「知舞之以東夷之舞者，以其專夷樂，則東夷之樂曰鞀，是也。」鞀者，說文：「茅蒐染草也。一入曰鞀。」小雅毛傳解同。詩箋云：「茅蒐染也。茅蒐，鞀聲也。」韋注國語云：「茅蒐今絳草也。急呼茅蒐成鞀。」此詩箋所謂茅蒐鞀聲也。朱駿聲曰：「託名標識字。周禮，鞀師掌教鞀樂，先鄭讀如味，明堂位作昧，東夷之樂也。」德案鞀當爲絳色之革，夷人所衣。毛傳云：「鞀鞀所以代鞀。」朱駿聲曰：「鞀，防汗也。」玉篇作防扞。此字即考工函人合甲五屬之合。管子小匡注：「鞀革，重革。當心著之，可以禦矢。」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德疑夷人戎裝衣此以舞，同後旄人韞韞氏之類。此其所以得名也。

旄人，旄，朱駿聲曰：「旄，旛竿飾也。本用犛牛尾，注於旗之竿首。故曰旄。後又用羽，或兼用鼈與羽焉。」周禮，旄人，樂師有旄舞。又借爲鼈。聲，說文：「西南夷長尾牛也。」朱駿聲曰：「古作鼈，實當

作聲。或作檠亦可。德案旄人，初應西南夷用其聲尾爲竿飾，執之以舞。周官因設旄人，掌教舞夷樂。鄭注夷樂，卽鞮鞻氏四夷樂也。

鞮鞻氏周禮注：「鞮鞻四夷舞者所屣也。」曲禮注：「無絢之菲也。」鞮，說文：「革履也。胡人履連脛謂之絡鞮。」朱駿聲曰：「如今鞞也。」德案鞮鞻氏以其著夷人之鞞而舞得名。周官因名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曰鞮鞻氏。鄭注四夷之樂：「東方曰鞞；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一天下也。德案四夷樂名，說最歧異。與鄭注同者，有孝經命決。惟鞞作侏，株離作林離。詩小雅鼓鍾毛傳：「鞞作昧。任作南。株離作朱離。」禮記明堂位「鞞作昧。」蔡邕獨斷株離作侏離。四書所記雖同鄭氏，稍有異文。鞞、侏、昧、任、南、株離、朱離，應以聲近而通假。與鄭注異者，有白虎通引樂元語曰：「故東夷之樂曰朝離。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昧。北夷之樂曰禁。」何休公羊傳注：「東夷之樂曰株離。株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劉向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曰侏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通典：「東夷之樂曰株離。南蠻之樂曰任。西戎之樂曰禁。北狄之樂曰昧。」案四書所載，并以東曰株離，南曰

任。(或作南)西曰禁。(或作昧)北曰昧。(或作禁)與鄭注背者實多。白虎通并釋命名之意曰：「樂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昧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衰老，取晦昧之義也。禁者言萬物禁藏。朝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五經通義釋之曰：「東方所謂侏離者何？陽氣始通，萬物之屬，離地而生；故謂之侏離。南方所以謂之任者何？陽氣盛用事，萬物懷任，故謂之任。西方所以謂之禁者何？西方陰氣用事，禁止萬物不得長大，故謂之禁。北方所以謂之昧者何？北方陰氣盛，萬物暗昧不見，故謂之昧。」此實近於陰陽家言，未敢信爲四夷樂本名之意也。周禮韎師掌韎樂。鄭注東夷樂名，當不誤。南任，西株離，北禁，或皆以聲近得之。僉正燮四樂古名義云：琉球謂樂伎爲株離，以爲東夷樂名之證；恐此不足爲證也。

古代四夷之樂，僅存其名。內容如何？於書無徵。有白虎通引樂元語述其梗概云：「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白虎通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又劉向五經通義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之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之養。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之殺。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之藏。」

揚子雲云：「木爲矛，金爲鉞，水爲盾，似四夷所持之以舞者，有合於五行之說。惟據此可以測夷樂，蓋不脫初民習染，持兵而舞耳。古制夷樂皆陳於門外。白虎通曰：「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不在內。」明堂記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內也。」明堂記曰：「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蓋古代屏夷樂於門外，所以賤之。故漢永寧中西南夷揮國獻樂，安帝作之於庭，陳禪以爲不可。陳忠勳之曰：「四夷之樂，陳於門。」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皆此意也。



## 第二章 北方諸國之樂

### 第一節 北狄之鼓吹樂

漢興，古樂云亡。雖有制氏，能紀其鏗鎗。而高祖嗜沛中之歌，巴渝之舞。可見古樂墮壞，不爲時重。惟鼓吹首列於黃門，下賜於將校。歷代典禮，沿用不廢。其所由來，作俑胡中，非華夏所素有也。何以證之？案劉瓛定軍禮云：「鼓吹未知其始也。漢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鳴笳以和簫聲，非八音也。」（郭茂倩樂府詩集卷十六鼓吹曲辭注所引）班壹者，秦末避地樓煩，以牧起家，當孝惠高后時，出入弋獵，旌旗鼓吹，以財雄邊。（據萬姓統譜及人名大辭典）鼓吹樂用笳，本爲胡中樂器，應始自胡中，班壹效胡俗用之。漢代邊軍將校習用，以壯聲威。漸用之朝廷，賜臣下之有功者。故漢明帝分樂四品，三曰黃門鼓吹。天子宴樂羣臣用之。晉中興書曰：「漢武時，南平百越，始置交趾，九真，日

南，合浦，南海，鬱林，蒼梧，凡七郡。立交阯刺史。以州邊遠，山越不賓，宜加威重。故刺史輒假節，七郡皆加鼓吹。」（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七鼓吹樂所引）班超傳曰：「建初八年，拜超爲將兵長使，假鼓吹幢麾。」注言萬人將軍始得之。於此可徵。通考亦云：「北狄之樂，本馬上樂。自漢以來，總歸鼓吹部。至魏晉之世，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摯虞新禮儀志曰：「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鼓吹。」（太平御覽卷五百六十七鼓吹樂引）是凡有吉凶之禮者均用，殆同後世之樂隊也。

鼓吹之樂，隨其所施用而別。用之朝會宴饗者，曰黃門鼓吹。漢明帝分樂爲四品，此居其三。用之道路從行者，曰騎吹。其師行而奏之馬上者，曰橫吹。其旋師而奏之社廟者，曰短簫鏡歌。今分考之。

（一）黃門鼓吹 漢天子宴樂羣臣用之。列於殿庭。漢曲有殿中御食飯舉七曲。一鹿鳴，二思齊，姚皇，三六騏驎，四謁肅雍，五陟叱根，六維天之命，七天之歷數，係章帝所定。又漢太樂食舉十三曲。一曰鹿鳴，二曰重來，三曰初造，四曰俠安，五曰歸來，六曰遠期，七曰有所想，八曰明星，九曰清

涼，十日涉大海，十一日大置酒，十二日承元氣，十三日海淡淡。德案黃門鼓吹之名，漢書樂志所無。東漢明帝永平三年，始定爲四品之一，疑爲西漢未有。宋書樂志云：「與魏世鼓吹長簫同。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安帝紀，永初元年，九月，壬午，詔太僕少府減黃門鼓吹，以補羽林士。注引漢官儀曰：「黃門鼓吹百四十五人。」僅能知其概略如此，後世樂中亦無襲用此名者。列朝之食舉燕樂，蓋源於此云。

(二) 騎吹 車駕從行道路所奏之樂歌也。建初錄云：「務成，黃爵，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今案雜於短簫鐃歌之中，不復能辨。魏晉以來，列於太常。梁陳後周亦造用焉。

(三) 橫吹 軍中馬上所奏之樂也。其始亦謂之鼓吹。北狄諸國皆馬上樂，故此出於北狄。有簫笛者爲鼓吹。用之朝會道路，有鼓角者爲橫吹。晉書樂志云：「鼓角橫吹曲。鼓，案周禮以鼗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魍魎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始吹角爲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思歸，於是減爲中鳴，而尤更悲矣。」鄭樵通志樂略云：「角之制始於胡，中國所用鼓角，蓋習胡角而爲也。」黃帝之說，多是謬悠。古今注明言橫吹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

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軍得用之。案橫吹本出於北狄，漢武不過采西域曲用之。後因此析爲二。通志樂略列鼓角橫吹十五曲：曰黃鵠（一作鶴）吟，隴頭吟亦曰隴頭水，望行人，折楊柳，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豪俠行（亦曰俠客行），梅花落（胡笳曲），紫駟馬，驄馬，雨雪，劉生，古劍行，洛陽公子行。胡角十曲：黃鵠吟，隴頭吟亦曰隴頭水，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案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而世所用者，有黃鵠等十曲，其辭後亡。又有關山月等八曲。樂府解題所載，一曰黃鵠，二曰隴頭，三曰出關，四曰入關，五曰出塞，六曰入塞，七曰折楊柳，八曰黃覃子，九曰赤之楊，十曰望行人，後有關山月，洛陽道，長安道，梅花落，紫駟馬，驄馬，雨雪，劉生，八曲。合十八曲。據此通志不免有複出之譏矣。今本樂府詩集略考各曲緣起。

隴頭 一曰隴頭水。通典曰：「天水郡有大阪，名曰隴坻，亦曰隴山，卽漢隴關也。」三秦記曰：「其坂九回，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所謂隴頭水也。」

出塞 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曹嘉之晉書曰：「劉疇嘗避亂塢壁，賈胡

百數欲害之。疇無懼色，援箏而吹之，爲出塞入塞之聲，以動其游客之思。於是羣胡皆垂泣而去。」唐又有塞上塞下曲，蓋出於此。

折楊柳 唐書樂志曰：「梁樂府有胡吹歌。此歌辭元出北國，卽鼓角橫吹曲，折楊柳是也。」

關山月 樂府解題曰：「關山月，傷離別也。」

梅花落 本笛中曲也。按唐大角曲，亦有大單于，小單于，大梅花，小梅花等曲。今其聲猶有存者。

紫騮馬 德案此曲古辭見後北歌。古今樂錄言古辭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從軍久戍，懷歸而作。蓋漢曲自齊梁以後，有麝人者。

驄馬 一曰驄馬驅，皆言關塞征伐之事。

雨雪 采薇詩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穆天子傳曰：「天子遊於黃寶之曲，筮獵萃澤，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阻黃竹

是也。」蓋取諸此。

劉生樂府解題曰：「劉生不知何代人。齊梁已來，爲劉生辭者，皆稱其任俠豪放，周遊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劍專征爲符節官，所未詳也。」按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東平劉生歌。疑卽此劉生也。」

德案以上皆本樂府詩集，漢曲如是。通志析爲二，因一用鼓角，一用胡角——卽雙角——并言鼓角出於胡角。當因傳流有改變，遂附會鼓角出於黃帝，胡角來自西域，實統源自北狄。漢武又混用西域曲以致誤，至梁之鼓角橫吹曲，世謂之北歌者，又將此合魏樂府而成也。

橫吹自隋已後，始以用之鹵簿，與鼓吹列爲四部，總謂之鼓吹。並以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一曰大橫吹部，其樂器有角，節鼓，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七種。一曰小橫吹部，其樂器有角，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六種。凡十二曲。夜警亦用之。唐亦設大橫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凡二十四曲。黃鍾角八曲。中呂宮二曲。中呂徵一曲。中呂羽四曲。中呂角四曲。無射二曲。小橫吹部其樂器與隋同，其曲不見，疑同用大橫吹曲也。



宋書樂志云：『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吳兢樂府古題要解云：鈞竿一篇，晉代亦稱爲漢。止於十八，恐非是也。案宋書樂志所錄饒歌漢曲，及樂府詩集所載，均十入曲。蓋魏晉以還，雜曲同列於鼓吹，因混於饒歌也。今錄漢曲於左。

朱鷺 魏更名曰楚之平。吳曰炎精缺。晉曰靈之祥。梁曰木紀謝。北齊曰水德謝。後周曰玄精季。

朱露，魚以烏路訾邪，鷺何食？食茄下，不之食，不以吐，將以問誅（一作諫）者。

思悲翁 魏更名曰戰榮陽。吳曰漢之季。晉曰宣受命。梁曰賢首山。北齊曰出山東。後周曰征隴西。

思悲翁，唐思奪我美人，侵以遇悲翁也。但我思蓬首（一作叢）狗逐狡兔，食交君。梟子五；梟母六；拉沓高飛，莫安宿？

艾如張 魏更名曰獲呂布。吳曰據武師。晉曰征遼東。梁曰桐柏山。北齊曰戰韓陵。後周曰迎魏帝。



艾而張羅。夷於何。行成之。四時和。山出黃雀亦有羅。雀以高飛奈雀何？爲此倚欲誰肯矇室。  
上之回。魏更名曰克官渡。吳曰烏林。晉曰宣輔政。梁曰道亡。北齊曰殄關隴。後周曰平寶。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官。寒暑德。游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歲樂無極。

翁離（一作擁離）魏更名曰舊邦。吳曰秋風。晉曰時運多難。梁曰抗威。北齊曰滅山胡。後周曰復宏農。

攤離趾中。可築室。何用葺之。蕙用蘭。攤離趾中。

戰城南。魏更名曰定武功。吳曰克皖城。晉曰景龍飛。梁曰漢東流。北齊曰立武定。後周曰克沙苑。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爲我謂烏。且爲客豪。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騎戰鬪死。驚馬裴回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而穫。君何食。願爲忠。

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行出攻，莫不夜歸。（梁何北一作何以北而獲一作不獲莫一作暮）

巫山高 魏更名曰屠柳城。吳曰關背德。晉曰平王衡。梁曰鶴樓峻。北齊曰戰芒山。後周曰戰河陰。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爲。我集無篙，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霑衣。遠道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魏更名曰平南荆。吳曰通荊州。晉曰文皇統百揆。梁曰昏主恣淫匿。北齊曰禽蕭明。後周曰平漢東。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笮。木蘭爲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之雀赤翅鴻，白雁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醴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僊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將進酒 魏更名曰平關中。吳曰章洪德。晉曰因時運。梁曰石首篇。北齊曰破侯景。後周曰

取巴蜀。

將進酒，乘太白，辨加哉！詩審搏，放故歌，心所作，同陰氣，詩悉索。使禹良工觀者苦。（加一作佳搏一作搏）

君馬黃。晉更名曰金靈運。北齊曰定汝穎。後周曰哲皇出。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駟，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芳樹。魏更名曰邕熙。吳曰承天命。晉曰天序。梁曰於穆。北齊曰克淮南。後周曰受魏禪。

芳樹日月君亂如於風，芳樹不上無心温而鵠三而爲行，臨蘭池心民懷我，悵心不可匡目，不可顧妬人之子，愁殺人君有它心，樂不可禁，王將何似如孫如魚乎悲矣。（德案此曲脫誤太多不可句讀）

有所思。亦曰嗟佳人。魏更名曰應帝期。吳曰順歷數。晉曰惟庸蜀。梁曰期運集。北齊曰嗣丕基。後周曰拔江陵。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以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颯！東方須臾高知之！

雉子班

晉更名曰於穆，我皇。北齊曰聖道洽。後周曰平東夏。

雉子班如此之子，雉梁無以吾翁孺。雉子知得雉子高飛止，黃鵠蜚之以千里。王可思，雄來蜚，總雌視子趨一雉。雉子車大駕，馬滕被王送行所中。堯羊蜚從王孫行（此曲亦脫誤）

聖人出

晉更名曰仲春振旅。北齊曰受魏禪。後周曰禽明微。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游九河。佳人來，駢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舍四海。

上邪

魏更名曰太和。吳曰元化。晉曰大晉承運期。梁曰惟大梁。北齊曰平瀚海。後周曰宣

重光。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臨高臺 晉更名曰夏苗田。北齊曰服江南。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黃鵠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吾。

遠如期 亦曰遠期。晉更名曰仲秋彌田。先齊曰刑罰中。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石留 晉更名曰順天道。北齊曰遠夷至。

石留涼陽涼石水流爲沙錫以微河爲香向始蘇冷將風陽北逝肯無敢與於揚心邪懷蘭志金安薄北方開留離蘭（此曲脫誤亦甚）

德案以上乃漢饒歌十八曲。據宋書樂志錄之。史言多序戰陣之事，其實不然。諸曲率以首句名篇。除戰城南爲戰陣而發。餘皆言瑞應宴飲遊樂傷時言情之作。艱詰難通。明楊慎樂曲名解云：「沈約曰，樂人以聲音相傳，訓詁不可復解。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細字是聲。聲辭合寫，故致然。」

爾。『明胡應麟謂此說似是而非。饒歌聲文相亂處誠有之。然如妃呼豨，收入吾之類，亦不多見。其他句字，自是一時體格。案胡言甚是。饒歌之難解者，聲辭相混一也，詞有脫誤二也，解者穿鑿附會三也。此曲殆漢立樂府采詩，因以入樂，或本胡歌，譯其詞意，非同魏晉以後倣之者，職專頌揚，侈陳武功，特一代之民歌，與烏生八九子等篇步驟相類也。』

漢後饒歌統名鼓吹曲。魏繆襲製鼓吹曲十二曲。吳韋昭製鼓吹曲十二首。晉傅玄製鼓吹曲二十二首。宋書樂志言鼓吹饒歌四篇，今唯有上邪，晚芝，艾如張，三篇，其一篇闕。原曲上邪四解，晚芝九解，艾如張三解，幾不可通。異於漢曲，疑爲原來之胡曲。又有何承天私作饒歌十五篇，仍漢曲舊名，別增新意，恐未嘗被於歌也。齊謝朓爲隨王鼓吹曲十首。梁沈約製鼓吹曲十二首。北齊有鼓吹二十曲。北周有鼓吹十五曲。歷代踵漢制作，多陳述功德，用爲凱樂。隋唐始成絕響，別製凱樂以代之。後雖有柳宗元作唐鼓吹饒歌十二曲，以紀太宗功德及征伐勤勞之事。宋姜夔作聖宋饒歌吹曲十四首，以述太祖太宗高宗功績，皆未被於樂也。

饒歌樂詞如何？漢及六朝無徵。隋鼓吹樂二。曰饒鼓部。其鼓器有歌，鼓，簫，笳，四種，凡十二曲。唐

鼓吹樂，其凱歌用鑊吹二部。笛，篳篥，簫，箛，鑊鼓，每色二人。歌工二十四人。樂工等乘馬執樂器，次第陳列，如鹵簿之式。鼓吹令丞前導。分行於兵馬俘馘之前。將入都門，鼓吹振作。此當古短簫鑊歌之遺聲也。（隋制見樂府詩集注唐制見唐會要凱樂）

德關於十八曲另有「漢鑊歌十八曲考釋」一文，載於東方雜誌三十三卷第九號。

## 第二節 鮮卑之北歌

北歌出自後魏樂府。梁陳以後，均列於鼓角橫吹，與南音對峙。蓋始爲鮮卑民歌。洎拓拔氏興，淹有河洛。南朝濡染其習，因亦嗜之。隋書樂志言陳後主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卽指北歌也。唐書樂志曰：

魏樂府始有北歌，卽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此卽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

虜之俗，呼主爲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音辭虜，竟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辭，似是姚萇時歌辭。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太白淨皇太子，少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開元初以問歌工長孫元忠云：自高祖以來，代傳其業。元忠之祖，受業於侯將軍，名貴昌，并州人也。亦世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世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辭。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

(舊唐書樂志)

案此述北歌源流甚詳。又古今樂錄所載北歌，今并錄之。

古今樂錄曰：梁鼓角橫吹曲，有企喻，瑯琊王，鉅鹿公主，紫駟馬，黃淡思，地驅樂，雀勞利，慕容垂，隴頭水等歌，三十六曲。二十五曲有歌有聲，十一曲有歌。是時樂府胡吹舊曲，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雍臺，揄臺，胡遵利，荏女，淳于王，捉搦，東平劉生，單迪歷魯，爽半和，企喻，比敦，胡度來，十四曲。三曲有歌，十一曲亡。又有隔谷，地驅樂，紫駟馬，折楊柳，幽州馬客，慕容家，自魯，企由，隴頭，魏高陽王樂人等歌，二十七曲。合前三曲，凡三十曲，統六十六曲。(樂府詩集引)



案古今樂錄中所載三十六曲名，與三十曲名有複出者。究不知是一是二。又與前之橫吹曲中隴頭，折楊柳，紫駟馬，劉生，黃覃子，（疑卽黃淡思曲）諸曲名同。唐書言隋鼓吹有與北歌校，其音皆異。年久失真，諒以傳習既久，大同小異。雖樂工亦不能別，容有此者。今據樂府詩集錄其歌辭。

企喻歌辭（四曲） 古今樂錄曰：「企喻歌四曲」或云後又有二句：「頭毛墮落魄，飛揚百草頭。」最後男兒可憐蟲一曲，是苻融詩。本云：「深山解谷口，抱骨無人收。」按企喻本北歌。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鶴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臙。牌子鐵柄檔，鈺銓鶴尾條。

前行看後行，齊著鐵柄檔。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鈺銓。

男女可憐蟲，出門懷死髮。尸喪狹谷中，白骨無人收。（上四曲曲四解）

瑯琊王歌辭 古今樂錄曰：「瑯琊王歌八曲」或云陰涼下又有二句云：「盛冬十一月，就女覓凍漿。」最後云：「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陽春二三月，單衫繡襦襠。  
東水看西水，水流盤石間。公死姥更嫁；孤兒甚可憐！  
瑯琊復瑯琊！瑯琊大道王。鹿鳴思長草；愁人思故鄉！  
長安十二門，光門最妍雅。渭水從壘來，浮遊渭橋下。  
瑯琊復瑯琊，女郎大道王。孟陽三四月，移鋪逐陰涼。  
客行依主人，願得主人彊。猛虎依深山，願得松柏長。  
愉馬高纏鬃，遙知身是龍。誰能騎此馬？唯有廣平公。（上八曲曲四解）

紫騮馬

古今樂錄曰：「十五從軍征，以下是古詩。」

燒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娶寡婦，壯女笑殺人！  
高高山頭樹，風吹葉落去。一去數千里，何當還故處？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

遙看是君家，松柏冢壘。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

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舂穀持作飴，採葵持作羹。

羹飴一時熟，不知飴阿誰？出門東向看，淚落沾我衣！（上六曲曲四解）

黃淡思歌辭 古今樂錄曰：「思音相思之思。按李延年造橫吹二十八解，有黃覃子，不

知與此同否？」

歸歸黃淡思，逐郎還去來。歸歸黃淡百，逐郎何處索？

心中不能言，復作車輪旋。與郎相知時，但恐傍人聞。

江外何鬱拂，龍洲廣州出。（一作去）象牙作帆檣；綠絲作幃幕。

綠絲何威蕤？逐郎歸去來！（上四曲曲四解）

地驅歌樂辭 古今樂錄曰：「側側力力以下八句，是今歌有此曲。最後云不可與力，或

云各自努力。」

青青黃黃，雀石頰唐搥殺野牛，押殺野羊！

驅羊入谷，自羊在前。老女不嫁，踢地喚天！  
側側力力，念君無極。枕郎左臂，隨郎轉側。

摩捋郎鬚，看郎顏色。郎不念女，不可與力。（四曲曲四解）

雀勞利歌辭

雨雪霏霏！雀勞利。長背飽滿，短背飢。（一曲曲四解）

慕容垂歌辭 晉書載記曰：「慕容本名猷，尋以識記乃去夫以垂爲名。慕容雋僭號，封

垂爲吳王。徒鎮信都。太元八年自稱燕王。」

慕容攀牆視，吳軍無邊岸。我身分自當，枉殺牆外漢。

慕容愁憤憤，燒香作佛會。願作牆員燕，高飛出牆外。

慕容出牆望，吳軍無邊岸。咄我臣諸佐，此事可惋歎！（三曲曲四解）

隴頭流水歌辭 古今樂錄曰：「樂府有此歌，曲解多於此。」

隴頭流水，流離西下。念吾一身飄曠野！

西上隴阪，羊腸九回。山高谷深，不覺腳酸。

手攀弱枝；足踰弱泥。（三曲曲四解）

隔谷歌 古今樂錄曰：『前云「無辭」，樂工有辭如此。』

兒在城中；弟在城外。弓無弦，箭無栝，食糧乏盡。若爲活救我來！救我來！

淳于王歌

肅肅河中；育育我須。含黃獨坐空房中，思我百媚郎！

百媚在城中；千媚在中央。但使心相念，高城何所妨。

地驅樂歌 古今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月明光光星墮。欲來不來早語我！

東平劉生歌

東平劉生安東子。樹木稀，屋裏無人看阿誰？

紫騮馬歌 古今樂錄曰：「與前曲不同。」

獨柯不成樹；獨樹不成林；念郎襦袴，恆長不忘心！

捉搦歌

粟穀難舂付石臼；弊衣難護付巧婦。男兒千凶飽人手；老女不嫁只生口。  
誰家女子能行步，反著袂禪後裙露！天生男女共一處，願得兩箇成翁媪。  
華陰山頭百丈井，下有流水徹骨冷！可憐女子能照影，不見其餘見斜領。  
黃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系兩頭繫。小時憐母大憐婿！何不早嫁論家計？（上四曲）

折楊柳歌辭

上馬不捉鞭，反折楊柳枝。蹀座吹長笛，愁殺行客兒！  
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擐郎臂，蹀座郎膝邊。  
放馬兩泉澤，忘不著連羈。擔鞍逐馬走，何得見馬騎？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婆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蹀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五曲曲四解）

幽州馬客吟歌辭

憎（一作快）馬常苦瘦；勦兒常苦貧。黃禾起羸馬，有錢始作人。

熒熒帳中燭，燭滅不久停。盛時不作樂，春花不重生。

南山自言高，只與北山齊。女兒自言好，故入郎君懷。

郎著紫袴褶，女著彩袂裙。男女共燕遊，黃花生後園。

黃花鬱金色，綠蛇銜珠丹。辭謝牀上女，還我十指環。（五曲曲四解）

折楊柳枝歌

上馬不提鞭；反拗楊柳枝。下馬鼓長笛，愁殺行客兒！

門前一枝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敕敕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只聞女歎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四曲曲四解）

慕容家自魯企由谷歌

郎在十重樓，女在九重閣。郎非黃鶴子，那得雲中雀。（一曲四解）

隴頭歌辭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肝斷絕！（三曲曲四解）

高陽樂人歌 古今樂錄曰：「高陽樂人所作也。又有白鼻騮蓋出於此。」

可憐白鼻騮，相將入酒家。無錢但共飲，盡地作交賒。

何處鶻鷂來，兩頰色如火。自有桃花容，莫言人勸我。（二曲曲四解）

德案以上北歌皆梁時鼓角橫吹曲，當係南朝譯鮮卑歌而爲之。其中企喻、瑯琊王、地驅（地驅）雀勞利、慕容垂、隔谷、淳于王、捉搦、慕容家、自魯企由谷、高陽樂人、幽州馬客吟等曲，尚有北族豪宕激越之概。紫駟馬（紫駟馬）黃淡思、隴頭流水（隴頭）東平劉生、折楊柳（折楊柳枝）等曲，已濡染南詞韻味，或卽前之鼓角橫吹曲。後世樂工演奏，音節稍異，樂錄以爲不同。卽如地驅



紫駟馬之有二曲，隴頭流水又有隴頭，折楊柳又有折楊柳枝，應始皆一曲，以流傳既久而歧異也。

### 第三節 隋唐後之鼓吹樂

鼓吹雖出自胡人，後世樂用不絕。蓋悲壯之音，足以動人。軍旅鹵簿，勢不能廢。隋代鼓吹分爲四部，以供大駕及皇太子王公等。一曰柵鼓部。其樂器有柵鼓，金鈺，大鼓，小鼓，長鳴角，次鳴角，大角七種。柵鼓金鈺一曲，夜警用之。大鼓十五曲，小鼓九曲，大角七曲，其辭並本之鮮卑。二曰鏡鼓部。三曰大橫吹部。四曰小橫吹部。（詳見前引）陳氏樂書曰：「隋大駕鼓吹有柵鼓，長三尺，朱髹其上。工人青地莖文。大業中煬帝宴饗用之。」律書樂圖云：「柵鼓一百十捺。一曰驚雷震，二曰猛虎駭，三曰摯鳥擊，四曰龍媒蹀，五曰靈夔吼，六曰鸚鵡爭，七曰壯士奮怒，八曰熊羆哮吼，九曰石盪崖，十曰波盪壑，並各有辭。其辭無傳焉。」案柵鼓部用之宴饗，則奏之於殿庭。與漢之黃門鼓吹相似矣。

唐制太常鼓吹令掌鼓吹，施用調習之節，以備鹵簿之儀而分五部。一曰鼓吹部。其樂器如隋柵鼓部，而無大角。柵鼓一曲十疊。大鼓十五曲，嚴用三曲，警用十二曲。金鈺無曲，以爲鼓節。小鼓九

曲，上馬用一曲，嚴警用八曲。長鳴一曲三聲，上馬嚴警用之，中鳴一曲三聲，用與長鳴同。二曰羽葆部。其樂器如隋饒鼓部，而加鐃于凡十八曲：一太和，二休和，三七德，四騶虞，五基王化，六纂唐風，七厭炎精，八肇皇運，九躍龍飛，十殄馬邑，十一興晉陽，十二濟渭陰，十三應聖期，十四御宸極，十五寧兆庶，十六服遐荒，十七龍池，十八破陣樂。三曰饒吹部。其樂器與隋饒鼓部同，凡七曲。四曰大橫吹部。五曰小橫吹部。（已見前引）凡大駕行幸，則夜警晨嚴。大駕夜警十二曲。中警七曲。晨嚴三通。皇太子夜警九曲。公卿已下夜警七曲。晨嚴並三通。夜警衆一曲。轉次而振也。

宋制鹵簿大駕六引官，開封令無鼓吹。開封牧二十三人。擗鼓金鉦各一，大鼓十，饒鼓一，簫笳大橫吹各二，笛及簫筆篋及笳各一，太常卿同上。司徒六十四人。擗鼓金鉦各一，大鼓長鳴各十六，饒鼓一，簫笳大鼓吹各四，節鼓一，笛及簫筆篋及笳各四。御史大夫兵部尚書並同開封牧。其大駕前部千六十四人。鼓吹令二員，府史四，主帥八，擗鼓金鉦各十二。主帥二十，長鳴一百二十。主帥四，饒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筆篋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十，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簫筆篋笳桃皮筆篋各二十四。主帥四，擗鼓金鉦各十二。主帥十，小鼓中鳴各百二十。主帥四，羽葆鼓十二，歌拱宸

管或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後部四百八十人。鼓吹丞二員，典事四，主帥四，羽葆歌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箏築充簫，各二十四。主帥二，笳二十四，主帥四，鐃鼓十二，歌拱宸管，或以笛充簫，笳各二十四。主帥八，小橫吹百二十，笛、箏、築、笳、桃皮、箏、築各二十四。若親祠與駕出宮，則宣德門、太廟、南郊警場，千一百一十六人。鼓吹令丞各二員，職掌四，府典史八，都知一，院官錄事一，歌、箏、築、笛、簫共百八，金鉦二十四，奏嚴歌、鳴角、大橫吹、小橫吹各百二十，歌、笛各九十六，節歌三，笳百四十四，箏、築九十六，桃皮、箏、築四十八，通主轄人員共千二百七十五人。凡大駕鼓吹通五，引用工千五百三十，法駕三分損一，用二引。小駕八百一十六工。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每奏先作金鉦四次，大角四次，金鉦二十四次，大角鼓百二十次，橫吹等作一曲，如是者三疊，謂之一奏。三奏少止，五分其夜而奏之。乘輿至青城祀前一日，御闕門觀嚴警，亦勞賜焉。若巡幸則夜奏以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用八百八十人。宋代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六州歌頭，尚有御製奉禮歌，共爲五曲。凡大樂充庭，則鼓吹局設熊羆十二案於宮懸之外。率一案用十工，龍鳳鼓一，金鉦一，羽葆鼓一，歌工三，簫二，笳二。

遼雜禮朝會設熊熊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有鼓吹樂。前部鼓吹令二人，攔鼓十二，金鈺十二，大鼓百二十，長鳴百二十，鐃十二，鼓十二，歌二十四，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後部大角百二十，吹鼓丞二人，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簫二十四，鐃十二，鼓十二，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前後鼓吹，行則導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亦用橫吹樂爲軍樂，與鼓吹分部，皆屬鼓吹令。前部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二十四，罽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罽籥二十四，攔鼓十二，金鈺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後部小橫吹百二十四，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罽籥二十四，桃皮罽籥二十四，金制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葬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爲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二已。前部第一，鼓吹令二人，攔鼓十二，金鈺十二，大鼓百二十，長鳴百二十，鐘鼓一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

前部第二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罽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罽籥二十四，攔鼓十二，金鈺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

後部第一。鼓吹丞二人，擗鼓三，金鉦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節鼓二，鏡鼓十二，歌十六，簫二十四，笛二十四，小橫吹百二十。

後部第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觿篳二十四，筳二十四，桃皮觿篳二十四。

元代樂志言太祖初年徵用西夏舊樂，其聲清厲頓挫，有唐鼓吹之遺。太宗十年徵金太常遺樂。關於鼓吹之制，史無明紀。續通考引草木子曰：元朝樂駕行前部用胡駕。前用清樂太樂，其部隊遵依金制。駕後用馬軍栲栳隊。是與金同也。

明代樂志言其大抵集漢唐宋元人之舊，而稍更易其名。於鼓吹之制，未見另行制定。據樂志言大宴饗時，第二爵後進湯，鼓吹，饗節前導至殿外，鼓吹止。蓋已紊於其他樂中，不能判矣。續通考言建文元年有國子博士王紳預修太祖實錄。獻大明鏡歌鼓吹曲十二章。宣德三年帝破烏梁海還，楊士奇進鏡歌鼓吹曲詞十二篇。景泰六年編修黃諫上大明鏡歌鼓吹十四曲，頌太祖太宗功德，送翰林院收之。於樂志皆無徵，恐未施行也。

清代鼓吹之制，統名鏡歌樂。內分鹵簿樂，（鹵簿樂一部曰鏡歌鼓吹）前部樂，（前部大樂

一部亦曰大罕波。行幸樂。行幸樂三部曰鳴角曰饒歌大樂曰饒歌清樂。凱旋樂。凱旋樂二部曰饒歌曰凱歌。

鹵簿樂陳於引仗之前，五輅之後，先以大銅角八，次小銅角八，次鉦四，閒以紅燈。次畫角二十四，次龍鼓二十四，閒以紅燈。次笛十二，次拍板四，次仗鼓四，次金四，次龍鼓二十四，繼以紅燈。如陳於午門外，則東西分列於寶象之南。

前部大樂先以大銅角四，次小銅角四，次金口角四。

騎駕鹵簿出入，引以行幸樂。先以金二，次銅角四，次鉞二，次行鼓二，次銅鐘二，次笛四，次雲璈二，次管二，次笙二，次金口角八，次大銅角八，次小銅角八，次蒙古角二。

饒歌大樂不闕時，設於行宮門外御營左右。設蒙古畫角十，鳴角軍二十有一人。其前設五旗，諸王蒙古畫角十，鳴角軍二十人。承傳鳴螺親軍十有二人。漢軍驍騎火器營漢軍鳥鎗營背金五，鳴金兵十人。鼓一，舁鼓兵四人，擊鼓兵二人。驍騎火器號螺五，鳴螺兵五人。鳥鎗營號螺十有三，鳴螺兵十有三。護軍鳥鎗營，驍騎鳥鎗營，並號螺十，鳴螺兵十人。前鋒營號螺五，鳴螺兵五人。驍騎

營號螺十，鳴螺兵十人。護軍營號螺六，鳴螺兵六人。

皇帝筵宴中和韶樂，丹陛大樂，陳設如朝會儀。設清樂二部，每部笙二，笛二，雲鑼二，杖鼓一，手鼓一，拍板一，慶隆舞樂琵琶八，三弦八，奚琴一，箏一，節拍各十六，司抃十六人。

凱旋樂，鑊歌樂器，金四，大銅角四，小銅角四，鑼二，銅鼓二，鑊四，鉦四，小鉦二，金口角八，花腔鼓四，得勝鼓四，海笛四，管六，簫六，笙六，箎四，雲鑼四人，各一器。司鑊歌二十人。

凱歌樂器方響一，鉦二，杖鼓二，管十二，點二，笛四，笙四，簫四，大鉦二，雲鑼四，司樂器共四十八人。司凱歌十二人。

鑊歌樂章有大清朝、四時仗、承天眷、貢琛球、錦繡乾坤、中天盛世、奉宸歡、晴開五雲、瑞雲籠駕、六龍扈翠華、四時念壯軍容、日初昇、嘉祥曲、練吉日、謁珠邱、御黼座、長白山、布爾湖、建遼陽、瀋陽城、戴嶺山、孕嘉產、毓靈禽、蕃珍樹、建皇極、樂皇清、九龍旃、恩皇威、整貔貅、河清海宴、鞏路平、景清明、聖武光昭、皇風泰、慶雲呈象、天行虹、流華渚、皇都無外、夏諺歌、芳騰曲、渥注曲、美留都、溯興京、格皇天、大凌河、狩于原、日上扶桑、九五飛龍、聖德巍巍、蹀躞游龍、慶皇圖、萬國瞻天、昊天命等章。

德案清代鼓吹之制甚備。蓋前崛起關外，與蒙古接近，習用北胡之樂。實有漢代鼓吹遺意。其樂章皆入關後所作，言瑞應武功之事，與魏晉後撰饒歌功頌德相類。尚有清太宗平定察哈爾，獲其樂列於燕樂，名曰蒙古樂。有筊吹，有番部合奏。筊吹用司胡筊，司胡琴，司箏，司口琴，各一人，司章四人。進殿一叩，跪一膝奏曲。番部合奏，用司管，司笙，司笛，司簫，司雲璈，司箏，司琵琶，司三弦，司火不思，司札箏，司胡琴，司月琴，司二弦，司提琴，司拍，凡十五人。爲三班。與筊吹一班同入。一叩，跪一膝奏曲。

筊吹曲有牧馬歌、古歌、如意寶、佳兆誠感辭、吉慶篇、肖者吟、君馬黃、懿德行、善哉行、樂士謠、踏搖娘、頌禱辭、慢歌、唐公主、丹誠曲、明光曲、吉祥師、聖明時、微言際、嘉平善政歌、長命辭、窈窕娘、湛露、四賢吟、賀聖朝、英流行、堅固子、月圓緩歌、至純辭、美封君、少年行、四天王吟、宛轉辭、鐵驪、木樵娘、好合曲、童阜天馬吟、大龍馬吟、始條理、追風赭馬、迴波辭、長豫平調、游子吟、平調曲、高士吟、哉生明、高哉行、三章圓音、欄杆思哉行、法座引、接引辭、化導辭、七寶鞍、短歌夕照、歸國謠、僧寶吟、吹羅門引、三部落、五部落、平西筊吹等曲。番部合奏有大合曲、染絲曲、公莫雅政辭、鳳凰鳴、乘驛使、兔置、西鰈曲、



政治辭、千秋辭、鴻鵠辭、慶君侯、慶夫人、羨江南、救度辭、大番曲、慶聖師、白鹿辭、合歡曲、白駝歌、流鶯曲、君侯辭、夫人辭、賢士辭、舞辭、鼗鼓曲、調和曲等曲。

德案清所獲蒙古樂，以笳吹爲主。可知古代鼓吹，實源自匈奴。今審其曲名，君馬黃踏搖娘等，與古曲名同。不知是其舊否？北狄之習於笳吹，固歷時甚多，時有改變，誠不能免。漢代所不能知者，藉此稍可考見一斑矣。

〔註〕本節參攷諸史樂志、通考、續通考、清通考、清會典、清典禮而作。

#### 第四節 元之達達樂

元之先出於蒙古。新元史序紀云：「蒙古之先出於突厥，本爲忙豁命譯音之變爲蒙兀兒，又爲蒙古。金人謂之韃靼，又謂之達達兒。蒙古衣尙灰暗，故稱黑達達。其本非蒙古而歸於蒙古者，爲白達達、野達達。」據新元史樂志言達達樂器，如箏、秦琵琶、渾不似之類。所彈之曲。大曲曰哈八兒圖、曰口溫、曰也葛儻兀、曰畏兀兒、曰閔古里、曰起土苦里、曰跋四土魯海、曰舍舍彈、曰搖落四、曰蒙

古搖落四、曰閃彈搖落四、曰阿耶兒虎、曰桑哥兒苦不干、（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曰答罕（江南謂之白翎雀雙手彈）曰苦只把失。品弦小曲、曰阿思蘭扯弼、（同盞曲雙手彈）曰阿林捺花紅、曰哈兒火赤哈赤、（黑雀兒叫）曰洞洞伯、曰曲買、曰者歸、曰牝疇兀兒、曰把擔葛失、曰削浪沙、曰馬哈、曰相公、曰仙鶴、曰河下水花。回回曲曰伉里、曰馬黑某當當、曰清泉當當諸曲。以上又見之於續通考夷部樂、惟名有歧異。大曲曰哈巴兒圖、庫們、伊克唐古、輝和爾、蒙古勒、齊特庫爾、巴爾斯托羅該、色紳頗、約囉四、閃彈約羅四、阿雅勒古、薩鳴袞布丹、（江南謂之孔雀雙手彈）達罕、（江南謂之白翎雀雙手彈）庫濟伯奇、（品弦）小曲曰阿爾斯蘭徹伯爾、（回盞曲雙手彈）哈喇和斯果濟、阿拉納、董棟巴、庫嚕克穆爾、哲庫、匹勒綽鄂爾、巴勒丹格卜、實喇實、瑪哈、相公、仙鶴、阿實克順和、回回曲（附）伉里、馬黑某當當、清泉當當、諒以譯音不同也。其源流已不可考，內容亦不能知，僅存其概略耳。

## 第三章 西域諸國音樂

漢興至於孝武，張騫始開西域之跡。古今注云，張博望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此當爲西域樂入中國之始。以後交通頻繁，西域內附，音樂幻戲，隨以東漸，於是天竺，於闐，龜茲，疎勒，康國，安國，西涼，高昌，諸國音樂，均於六朝隋唐之世，盛行中土；尤以龜茲蘇祇婆以七聲入華，奪十二律之席，自是中國舊樂，均以西域樂律爲歸矣。今分述於后。

### 第一節 天竺樂

天竺卽今印度，天竺身毒皆印度轉音。天竺樂起自晉張重華據有涼州，重四譯來貢男伎，（隋書樂志）後其國王子爲沙門來遊，又傳其方音，（唐書樂志）。梁武帝篤敬佛法，童子伎倚歌梵唄，當亦始自天竺，隨佛西來。據唐書樂志云：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

獻伎，自是歷代有之，此雖指西域幻戲而言，可見其散樂百戲，流傳中國甚早，非始於晉矣。其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袿，袿行纏碧麻鞋，袿袿今僧衣是也。樂用銅鼓，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鼓笛，鳳首箏篥，琵琶，銅拔，貝。（唐書樂志）隋書樂志載鳳首箏篥，琵琶，五弦笛，銅鼓，毛員鼓，都曇鼓，銅拔，貝等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天曲樂舞，通志樂略有梵竺四曲，舍利弗，法壽樂，阿部壞，摩多樓子。

德按天竺文化，實爲西域文化所祖，諸國多濡其佛教，今印度樂猶存七聲。恐爲龜茲律所從出，卽曲調中如于闐佛舞，龜茲佛曲，卽可爲證，惜史略不書，無從考訂，蓋中國自漢武帝通西域，明帝求佛法於天竺，民族交通，已啓其端，幻戲入中國最早，傳播亦遠，音樂雖與龜茲並列，不及其盛。然西域諸國音樂，多演釋氏之詞，飲水思源，則西域樂謂之印度系亦可，故敍西域樂，以此爲始也。

## 第二節 龜茲樂

龜茲國，漢書西域傳云：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唐書作邱茲，一作屈茲，西域記作

屈支，王姓白氏，居伊羅盧城。丁謙攷證云：伊羅盧城，當卽漢延城故址，在今庫車東南。其音樂流傳中國，因東晉太元八年，涼呂光擊西域諸國，攻龜茲，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至後魏有中原，復獲之。齊文宣常愛此曲，每彈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時，聘突厥女爲后，西域諸國皆來賀，於是龜茲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至隋有西國龜茲，齊朝龜茲等，凡三部。開皇中其器大盛於閭閻，時有曹妙達王長通李士衡郭金樂安進貴等，皆妙絕弦管，新聲奇變，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衙公王之間，舉時爭相慕尙，高祖病之，謂羣臣曰：聞公等皆好新變，所奏無復正聲，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國，化成人風，勿謂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風俗矣。存亡善惡，莫不繫之，樂感人深，事資和雅，公等對親賓宴飲，宜奏正聲，聲不正，何可使兒女聞也。帝雖有此勅，而竟不能救焉。煬帝不解音律，略不關懷，後大製豔篇，辭極淫綺，令樂正白明達造新聲，翫萬歲樂，藏鈎樂，七夕相逢樂，投壺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鬪雞子，鬪百草，汎龍舟，還舊宮，長樂花，及十二時等曲，掩抑摧藏，哀音斷絕，帝悅之無已。謂幸臣曰：多彈曲者，如人多讀書，讀書多則能撰書，彈曲多卽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語明達云：齊氏偏隅，曹妙達猶自封王，我今天下大

同，欲貴汝，宜自修謹，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鹽，其樂器有豎箏，篋，琵琶，五弦，笛，笙，簫，篳篥，毛員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銅鈸，貝等十五種，爲一部，工二十人。德案以上敍隋之龜茲樂，皆本隋書樂志，隋代七部樂，九部樂，均列入，觀高祖戒羣臣之語，可見風靡一世，至煬帝更加甚焉。唐書樂志謂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西涼亦變龜茲爲之，則中國此時樂曲，全以龜茲聲律爲歸矣。今稍考龜茲樂律，與中樂之關係。

### 龜茲樂律

隋書音樂志，鄭譯言周武帝時，有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實質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篷，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簇，林鍾，南呂，

姑洗，五均已外，七律更無調聲，譯遂因其所捨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呂爲商，乃用太簇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二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縣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音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以明其指，德案鄭譯七聲，得自蘇祇婆侍突厥后入周，其實西域樂律，不始於此也。舊唐書音樂志云：後魏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世傳其業，至孫妙達，尤爲北齊高洋所重，常自擊胡鼓以和之。考北齊後主唯賞胡戎樂，曹妙達，安末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德疑曹安皆西域國名，入華以國爲姓，隋書西域傳有漕國，在葱嶺南，漢屬賓國也。丁謙考證云：漕國卽北印度本齋省地，婆羅門爲印度釋教僧侶之稱，則後魏時之曹婆羅門，卽漕國之僧侶入華，卽以爲名，其孫襲之，稱曹妙達。——德案隋唐書西域傳，曹有東曹西曹漕三國，隋書言曹出於康，漕姓昭武，康國王宗族，實同族分據之國，稱婆羅門，或濡染印度宗教之故也。——元和姓纂云：安，出自安國，漢代遣子朝國，居涼土，後魏安難陀，

至孫盤娑羅，代居涼州，萬姓統讎亦云。安息王子入侍，遂爲漢人，以上可證其爲西域人不誤，則於北齊時已盛行龜茲樂律矣。關於龜茲七聲來源，疑非龜茲所舊有，或亦始自天竺，今印度樂律係採用七音調，爲 Sa Ri Ga Ma Pa Dha Ni Sa（見東西樂制之研究王光祈著）現龜茲樂失傳，不能與之作精密比較，西域各國文化習俗，古多受天竺影響，其中當有相關也。中國古樂至漢已失其傳，胡戎之伎，盛行中國，至鄭譯勢不能不以龜茲樂附以中國律呂之名，其八十四調，宋史樂志姜夔議，以爲亦出於蘇祇婆，不知八十四調實創於梁武帝，舊五代史樂志曰，兵部尙書張昭等議曰，梁武帝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鼓八音，又引古五正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侯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應月律，五正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遼史樂志曰，隋高祖詔求知音者，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據此可知鄭譯利用西域樂以定中國樂也。鄭譯之能爲此，亦非其一人之力，隋書萬寶常傳曰，父大通從梁將王琳歸於齊，復謀還江南，事泄伏誅，由是寶常被配爲樂戶，因而妙達音律，大爲時人所賞。然歷周洎隋，俱不得調，開皇初，沛國公鄭譯等定樂，每召與



議，寶常奉詔造諸樂器，其聲率下鄭譯調二律，并撰樂譜六十四卷，具論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弦移柱之變，爲八十四調。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已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特創其事，皆哂之。按龜茲樂律於北齊時已盛行，寶常爲當時樂工，諒得曹妙達等之緒餘，鄭譯引之爲助，誠有相得益彰之妙。陳澧聲律通考疑鄭譯出於寶常，八十四調爲寶常特創，證以五代史，則未盡然也。中國古樂定律，或疊黍布算，或截竹吹管，至鄭譯始以琵琶定之。琵琶非三代法物，陳澧聲律通考云：唐宋俗樂用琵琶，猶今人用三弦，三弦卽古之琵琶。宋書樂志琵琶下，引杜摯云：長城之役，弦鼗而鼓之。通典引傅玄琵琶賦云：盤圓柄直。又云：今清樂奏琵琶，圓體修頸而小。舊唐書音樂志云：高麗伎琵琶以蛇皮爲槽。新唐書南蠻傳云：中天竺王雍羌獻其國樂，有龍首琵琶，項長二尺六寸餘，腹廣六寸，三弦，又有雲頭琵琶，形如前，面飾麂皮，三弦，案此皆與今三弦形製無異，且四弦減爲三弦矣。德案鄭譯用四弦琵琶，一弦七調兼三均，每弦二十一調，故四弦八十四調也。唐宋之樂，均用八十四調，唐宋遼俗樂則用二十四調，乃琵琶一弦七調，四七二十八調。新唐書樂志曰：凡所謂俗樂者，二十有八調。遼史樂志曰：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弦叶之。於此可證唐宋後之樂，

全龜茲化矣。

龜茲樂律盛行中國之因果，中國古樂定律之法，用累黍以定律管大小。漢書律歷志曰：目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十分爲寸。又曰：目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侖，侖者，黃鐘律之實也。史稱黃鐘長九寸，圓九分，下生者三分損一。——將律管分三節，減去其一，餘三分之二，便等於另一律管之音。——上生者，三分益一。——將律管分爲三節，然後再加長一節，此節之長，與原管三分之一相等，使得另一律管之音。依此推算，則爲十二律管。

黃鐘 九寸

大呂 八寸四分二厘七毫

太簇 八寸

夾鐘 七寸四分九厘一毫

姑洗 七寸一分一厘一毫

中呂 六寸六分五厘九毫

蕤賓 六寸三分二厘

林鐘 六寸

夷則 五寸六分一厘八毫

南呂 五寸三分三厘三毫

無射 四寸九分九厘四毫

應鐘 四寸七分四厘

此表據王光祈著東西樂制之研究第十表，王君云，此種算法於弦上才可實行，於管則不成，因管口大小與聲之高低有關，以上所求尺寸，僅於管身長短方面計算，而少於管口大小注意。德案續漢書律歷志曰，京房曰：竹聲不可以度調，京氏既不滿於以管定律，乃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爲律清濁之節。東西樂制之研究稱此爲中國定律之進步，可見用弦定律，較管準確，但京房之學，於東漢靈帝時已失傳。熹平八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

能定其緩急，中國古法雖善，已成絕響。周隋之世，鄭譯能解龜茲樂律，用胡琵琶定律，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一時人所不能明者，驟能貫通，故能風行一時，雖有蘇夔何妥沮壞其事，終不能敵，以其較古法利便也。（蘇夔何妥事見隋書樂志）六朝南北之亂，中華雅樂中絕，世俗所嗜之樂，不原自鮮卑之北歌，卽爲西域之樂律，雖欲復古，誠無從也。當時覺爲中國之舊者，惟清商三調，隋書樂志云，開皇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又云，清樂其始，卽清商三調也。並漢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辭，與魏三祖所作者，皆被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始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平陳後獲之。高祖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考而補之，以新定律呂，更造樂器。鄭樵通志云，清商三調，所謂平調清調瑟調是也。乃周房中之遺聲。德案吳氏萊曰，世謂華夏正聲者，俗樂也。是清商亦非雅樂。隋志言高祖補以新定律呂，卽指鄭譯之龜茲律也。是中國舊樂用龜茲律之證。唐書樂志謂周隋以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唐之宴樂十部，夢溪筆談云，合胡部者爲宴

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部伎用龜茲樂，唯慶善一部用西涼樂，坐部伎亦用龜茲樂。其中立部有八部，曰安樂，曰太平樂，曰破陣樂，曰慶善樂，曰大定樂，曰上元樂，曰聖壽樂，曰光聖樂。坐部有六部，曰讌樂，曰長壽樂，曰天授樂，曰鳥歌萬歲樂，曰龍池樂，曰大小破陣樂。雖爲唐代所制，而其皆用龜茲樂律。是自隋煬帝以後，中國自製曲，亦以此爲準矣。遼史云，雅俗之樂，均用七日之聲。宋史樂志云，琵琶曲盛流於時，以唐後讌樂均以琵琶爲主也。八十四調實嫌繁複不能盡用，唐宋遼俗樂遂成二十八調。宮聲七調，曰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僊呂宮，黃鐘宮。（遼史稱曰婆陁力旦七調）商聲七調，曰大食調，高大食調，雙調，小食調，歇指調，商調，越調。（遼史稱曰雞識旦七調）角聲七調，曰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商角，越角。（遼史稱曰沙識旦七調）羽聲七調，曰般涉調，高涉調，中呂調，正平調，南呂調，僊呂調，黃鐘調。（遼史稱曰沙候加濫旦七調）以上均見於唐宋遼樂志。是中國之樂，由八十四調減成二十八調，爲通俗所用，均不能出此範圍，唐宋教坊莫不以是爲圭臬，宋元度曲家亦不能廢。其詳見於燕樂考原。卽晚近言國樂者，恐均唐宋之遺聲矣。

### 第三節 西涼樂 高昌樂

西涼樂者，隋書樂志云，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爲之，號爲秦漢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今曲項琵琶豎頭箏篥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楊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戎。胡戎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器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世豐舞曲，于闐佛曲，其樂器有鐘，磬，彈箏，搗箏，臥箏篥，豎箏篥，琵琶，五弦，笙，簫，大箏，箏，豎小箏，箏，橫笛，腰鼓，齊鼓，擔鼓，銅拔，貝等十九種爲一部，工二十七人。唐書樂志亦云，涼人所傳中國舊樂，雜以羌胡之聲，魏隋並重，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德案呂光本氏族，附於苻堅。於東晉太元八年，銜命西伐，擊降西域諸國，攻龜茲，東歸，聞苻堅喪敗，遂據涼州，都姑臧。沮渠蒙遜本匈奴裔，叛據張掖，建北涼國。當於攻龜茲時，得其樂，與華夏聲樂相合，遂成西涼樂，魏周視爲國伎，隋列爲九部樂之一。唐仍隋舊，唐書樂志云，自周隋已來，管弦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又云，立部伎

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其推重如是。天寶後盛行朝野，唐書樂志云：開元二十四年升胡部於堂上，而天寶樂曲皆以邊地名，若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後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新聲合作。碧雞漫志云：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之類。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於世者，凡七宮曲、黃鐘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商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調知其三是唐曲，黃鐘、道調、商宮是也。伊州見於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拍調、林鐘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鐘商，今夷則商也。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蒙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龜年弟兄能歌渭州曲，特承顧遇。唐書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綠么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胡渭州六么皆非大遍全曲。德案唐代伊涼之曲，略如上述，入宋遂爲大曲，當時無不嗜之，形於歌詠。尙有熙州一曲，漫志未載，容齋隨筆云：『今樂府所傳大曲，皆出於唐，而以州名者五，伊涼熙石渭也。涼州今轉爲梁州，唐人已多誤用，其實從西涼府來也。凡此諸曲，唯伊涼最著，唐詩詞稱之極多。』考宋史樂志有梁州大曲，曰四僧梁州，三

索梁州，詩曲梁州，頭錢梁州，食店梁州，法事饅頭梁州，四哮梁州。有伊州大曲，曰領伊州，鐵指伊州，鬧伍伯伊州，裴少俊伊州，食店伊州。有胡渭州大曲，曰趕厥胡渭州，單番將胡渭州，看燈胡渭州。有石州大曲，曰單打石州，和尚那石州，趕厥石州。熙州不見於史。王先生宋元戲曲史云。周邦彥片玉詞有氏州第一。毛晉注作熙州摘遍，是氏州卽熙州，摘遍者，謂摘大曲之一遍爲之。亦宋人語曰迓鼓熙州，駱駝熙州，二郎熙州。案以上應唐曲流行於宋，中經改變，故名目繁多也。通考教坊部亦載之，西涼樂原出龜茲，既久遂以地名，流行國內，朝野士大夫，莫不嘉許，可與龜茲樂媲美矣。

〔註〕容齋隨筆卷十四，伊涼最著，唐詩稱之極多，聊紀數十聯，以資談助，如老去將何散旅愁，新教小玉唱伊州；求守管

弦聲款逐，側商調裏唱伊州；鈿蟬金雁皆零落，一曲伊州淚萬行；公子邀歡月滿樓，雙成揭調唱伊州；賺殺唱歌樓

上女，伊州誤作石州聲；胡部笙歌四部頭，梨園弟子和涼州；唱得涼州意外聲，舊人空數米嘉榮；霓裳奏罷唱梁州，

紅袖斜翻翠黛愁；行人夜上西城宿，聽唱涼州雙管逐；丞相新裁別離曲，聲聲飛出舊梁州；只愁拍盡涼州杖，畫出

風雷是撥聲；一曲涼州今不清，邊風蕭颯動江城；滿眼由來是舊人，那堪更奏梁州曲；昨夜番軍報國讎，涉州都護

破梁州；邊州皆承王恩澤，無人解道取涼州；皆王建張祐劉禹錫王昌齡高駢溫庭筠張籍諸人詩也。



西陲以音樂著，西涼外，尙有高昌。高昌有國，肇於元魏之中葉，其人民爲炎漢遺裔，君長爲西方豪族，逮鞠氏有國，內興文教，外事列強。（據羅振玉高昌麴氏年表）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舊唐書音樂志）周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隋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方獻，先於前奏之，胡戎皆驚焉。（隋書音樂志）唐代與龜茲疏勒康國安國並列爲西戎樂，舞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紅抹額，樂用箏鼓一，腰鼓一，雞婁鼓一，羯鼓一，簫二，橫笛二，篳篥二，琵琶二，五弦琵琶二，銅角一，箜篌一。（舊唐書音樂志）其概略如此，蓋亦華戎雜揉而成。高昌亡於唐之初紀，故後無聞焉。

#### 第四節 康國安國疏勒諸國樂

康國樂，起自周武帝聘北狄爲后，得其所獲西戎伎，疏勒安國並始於後魏平馮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後漸繁會其聲，以別於太樂。隋列爲九部樂，（隋書音樂志）唐沿用之，今分述於左。

康國始見隋書，一曰薩末鞞，颯秣建，魏書作悉萬斤，今薩馬爾罕也。本漢大月氏地，爲今俄屬

雜拉夫山省城，其歌曲有戢殿農和正，舞曲有賀蘭鉢鼻，始末奚波地，農惠鉢鼻，始前拔地惠地等四曲。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領，舞二人，緋襖錦領袖，綠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樂器有笛，正鼓，加鼓，銅拔等四種爲一部，工七人。（以上隋唐書音樂志，隋唐書西域傳丁謙考證安國疏勒並據此）。

安國卽魏書 靺鞨，唐書 安 一曰布豁，曰捕喝，王姓昭武，與康國同族，地本漢時大月氏舊都監氏城。歌曲有附薩單時，舞曲有末奚舞，有居和祇解。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襖領，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樂器有箏篋，琵琶，五弦，笛，簫，筆策，雙筆策，正鼓，和鼓，銅拔等爲一部，工十二人。

疏勒見漢書魏略及魏書，均作渠沙，西域記作佉沙，自後漢班超擊降莎車後，其地爲疏勒所并，因移都之。故魏書言渠沙居故莎車城也。歌曲有亢利死讓樂，舞曲有遠服。解曲有監曲。工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袴，錦襟襖，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器有豎箏篋，琵琶，五弦，笛，簫，筆策，答臘鼓，腰鼓，羯鼓，雞婁鼓等十種爲一部，工十二人。

德案以上三國樂，輸入華夏者如是。雖不及龜茲影響華樂之甚。但隋唐均列入九部，亦重視

之前云安妙駒安末弱出於安，考唐貞元時有樂工曰康昆崙，頗爲時重，善琵琶，疑爲康國人，昆崙爲唐稱外族之稱也。

### 第五節 歷代之散樂

散樂漢代目爲西方幻戲，所謂魚龍曼衍之伎，後名之曰百戲，又稱爲雜戲。其由來據舊唐書樂志云，幻術皆出西域，天竺，漢武帝通西域，始以善幻人至中國。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後漢時始以此列爲正典。晉書樂志云，後漢天子臨德陽殿受朝賀，舍利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畢，又化成龍長八九丈，出水遊戲，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頭，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相逢切肩而不傾。魏晉訖江左，猶有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拊舞，背負靈嶽，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宋書樂志亦錄此節，可爲散樂之興，實自漢通西域後之證。通考主起於秦漢，以角觝戲本六國時所造，秦因而廣之，漢興雖罷，至武帝復採用之。元封中既廣開上林，穿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

都盧海中碣極漫行魚龍角觝以觀示之，角者角其伎也，蓋雜伎之總稱。德案所引武帝事，出於漢書西域傳讚，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巴渝都盧海中碣極漫行魚龍角觝之戲，以觀視之。注云，都盧國名也。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漫行者，卽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爲漫延者也。魚龍者爲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傲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卽爲此色也。與晉書所言同。以余審之，角觝或中國舊有此伎，武帝時，西域幻戲來中國，合舊有之雜伎，遂成歷代之散樂。其中蛻變殊多，未可斷言統原于秦漢也。

晉成帝時中散騎侍郎顧臻上表言，散樂逆行連倒，頭足入筥，皮膚外剝，心肝內摧，日廩五斗，逾於兵食，請罷之。於是除高緝紫鹿跋行鼈食，及齊王捲衣荏兒等樂，又減其廩，其後復尙高緝紫鹿焉。（晉書樂志）

梁設跳鈴，劍擲，倒獼猴，青紫綠緣，高緝，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皇，仙人，長蛇，白象，

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趨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卽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爲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曼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以上皆見文獻通考散樂）

隋開皇初並放遣之。及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煬帝欲誇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初於芳華苑積翠池側，帝帷宮女觀之，有舍利先來戲於場內，須臾跳躍激水滿衢，鼉鼉龜鼈水人蟲魚徧覆于地。又有大鯨魚噴霧翳日，倏忽化成黃龍長七八丈，聳踊而出，名曰黃龍變。又以繩繫兩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對舞，繩上相逢，切肩而過，歌舞不輟。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曰大甕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騰透而換易之。又有神鼈負山，幻人吐火，千變萬化，

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亘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旦，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繡繡其歌舞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眊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衣服，而兩京繒錦爲之中虛。三年，駕幸榆林，突厥啓民朝於行宮，帝又設以示之。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啓民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奇伎，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陳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弦擗管，以上一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以爲常焉。（隋書音樂志）

唐高祖卽位，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五百餘具，以充散樂之服。於玄武門遊戲，見於孫伏伽上言。高宗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帝惡其驚人，勅西域關津不得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植於背下，吹筆，築者立其腹上，終曲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遶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木伎，又有盤舞，晉世加以椀，謂之椀盤舞。樂府詩云，妍袖陵七盤，言舞用盤七枚也。梁謂之舞盤伎。梁有長躡伎，擲倒伎，

跳劍伎，吞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綠竿，又有獼猴緣竿，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碗珠伎，丹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礮子等戲，玄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舊唐書樂志文獻通考散樂）

德案散樂百戲，自後漢迄隋唐，其風甚盛，來自西域，源源不絕，及其末流，近世江湖賣藝繩妓，皆本於此，名目繁多，殆入華後，種事增繁，以悅耳目，詭譎不可究詰。今就通考所載，略分述其內容。

撥頭 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

窟礮子 亦曰魁礮子，作偶人善歌舞，本喪樂也。

排闥戲 唐昭宗光化中，孫德昭之徒，刃劉季述，帝反正，命樂工作樊噲排闥戲，以樂焉。

角力戲 壯士裸袒相搏而角勝負，每羣戲既畢，左右軍雷大鼓而引之。

瞋面戲 唐有此戲，其狀以手舉足加頸上，時劉吃陁奴能不用手而腳自加頸。

衝狹戲 透劍門戲 漢世卷簾席以矛插其中，伎兒以身投，從中過之，張衡所謂衝狹燕

濯，胸突鋒鉞也。後世攢劍爲門，伎者裸體擲度，往復不傷。

踏搖娘 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妻美色善自歌，乃

歌爲怨苦之詞，何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

蹴鞠戲 蹋鞠之戲，蓋古兵勢也。漢兵家有蹴鞠二十五篇。

踏毬戲 踏毬用木毬，高尺餘，伎者立其上，圓轉而行也。

絙戲 漢世以大繩繫兩柱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肩相切而不傾，

張衡所謂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是也。梁三朝伎謂之高絙，或曰戲繩，今謂之踏索焉。

都盧伎 緣幢之伎衆矣。漢武帝時謂之都盧，都盧國名，其人體輕而善緣也。又有跟掛腹

旋，皆因幢以見伎，梁時三朝大會，有刺長追華幢伎，青絲幢伎，繖華幢伎，雷幢伎，金輪幢伎，白虎

幢伎，獼猴幢伎，啄木幢伎，同爲緣幢之一戲也。

藏狹伎 藏挾幻人之術，蓋取物象而懷之，使觀者不能見其機也。

雜旋伎 蓋取雜器圓旋於竿標而不墜也。



弄槍伎 蓋工裸帶環，捲一工立數十步外，連擲十餘槍以度之，既畢，乃以一捲受其槍也。

蹴瓶伎 蓋蹴其瓶使上於鐵鋒杖端，或水精丸與瓶相植，回旋而不失也。

擎戴伎 蓋兩伎以手相低戴而行也。

拗腰伎 蓋翻折其身手足皆至於地，以口銜器而復立也。

飛彈伎 蓋置丸於地，反張其弓飛丸以射之也。

以上均見通考，其源自西域傳入中國，沿革如何，已難詳考，宋元明諸朝亦備遊觀，不出於此，漸流行市井，至今江湖猶有餘風。一按史籍，則數千年前帝王尙嗜之不厭，無咎乎今之市人致其欣慕也。

### 第六節 唐之羯鼓

唐書樂志云，「玄宗又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橫笛，達官大臣慕之，皆喜言音律，帝嘗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

殺，特異衆樂。『德案羯鼓本西域樂器之一，故諸部均用，至唐玄宗廣爲延譽，遂獨成一樂，此亦音樂界之異數也。唐南卓爲之撰羯鼓錄，可見其盛，今摘錄之。』

羯鼓製作 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其音主太簇一均，龜茲部高昌部疏勒部天竺部皆用之。次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雞婁鼓之上，鏘如漆桶，下以小牙牀承之。擊用兩杖，其焦殺鳴烈，尤宜促曲急破，作戰杖連碎之聲，又宜高樓晚景，明月清風，破空透遠，特異衆樂，杖用黃檀，狗骨，花楸等木，須至乾緊，絕溼氣而復柔膩，乾取發越響亮，膩取戰褻健舉，捲用剛鐵，鐵當精鍊，捲當至勻，若不剛卽應條高下，擱振不停，不勻卽鼓面緩急，若琴徽之杼病矣。

羯鼓曲調 諸曲如太簇曲，色俱騰，乞婆娑，曜日光等九十二曲名，元宗所製。

(一) 太簇宮 色俱騰 耀日光 乞婆娑 大勿 大通 舞山香 羅穆羅 蘇莫賴

耶 俱倫僕 阿箇盤陀 蘇合香 藏鈎樂 春光好 無首羅 鷓嶺鹽 疏勒女 要殺鹽

通天樂 萬載樂 景雲 柴雲 承天樂 順天樂

(二) 太簇商 蘇羅 捺利梵 大借席 耶婆色雞 堂堂 半杜梁 君王盛神武赫

赫 君之明 大鉢樂背 大沙野婆 破陣樂 黃駸蹄 放鷹樂 英雄樂 思歸 憶新院

西樓送落月 擗霜風 九成樂 傾盃樂 百歲老壽 還成樂 打毬樂 飲酒樂 舞厥

廢賦 太平樂 大酺樂 大寶樂 聖明樂 婆羅門 崩加那 萬歲樂 秋風高回婆師

匝天樂 禪曲 渡積破敵迴 五更嘯 黃鶯嘯 大定樂 越殿 須婆 鉢羅背 大秋秋

鹽 粟時 突厥鹽 踏蹄長

(三) 太簇角 火蘇賴耶 大春楊柳 大東祇羅 大郎賴耶 卽渠沙魚 大達麼友

俱倫毗 悉利都 移都師 阿鷓鴣鳥歌 飛仙 涼下採桑 西河師子 三台舞 石州

破勃律

(四) 諸佛調曲 九仙道曲 盧舍那仙曲 御製三元道曲 四天王 半閣麼那 失

波羅辭見柞 草堂富羅 (二曲) 于門燒香寶頭伽 菩薩阿羅地舞曲 阿彌陀大帥曲

(五) 食曲 雲居曲 九巴鹿 阿彌羅衆僧曲 無量壽 真安曲 雲星曲 羅利兒

芥老雞 散花 大燃燈 多羅頭尼摩訶鉢 婆娑阿彌陀 悉駄低 大統 蔓度大利香

積佛帝利 龜茲大武 僧箇支婆羅樹 觀世音 居廢尼 真陀利 大與 永寧賢者  
 恆河沙 江盤無始 具作 悉家牟尼 大乘 毗沙門 渴農之文德 菩薩維利陀 聖主  
 與地婆拔羅伽

唐代之羯鼓名家 羯鼓自爲玄宗所嗜，於是朝野風靡，所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羯鼓錄紀之甚詳，今列舉之。

唐玄宗 玄宗洞曉音律，凡是絲管，必造其妙，尤愛羯鼓玉笛，嘗遇二月初詣旦，巾櫛方畢，時當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內庭，柳杏將吐，觀而嘆曰，對此景物，豈得不爲他判斷之乎。左右相目，將命備酒，獨高力士遣取羯鼓，上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及顧柳杏，皆已發拆。又制秋風高，每至秋空迴徹，纖翳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隨下，其曲妙入神皆如此。

汝南王璡 寧王長子也。姿容妍美，玄宗特鍾愛焉。自傳受之。又以其聰悟敏慧，妙達音旨，每隨游幸，頃刻不捨。璡常戴研絹帽打曲，上自摘紅槿花一朵，置於帽上簷處，二物皆極滑，久之方安。遂奏舞山香一曲，而花不墜落，上大喜笑，賜璡金器一廚，因誇曰花奴。

黃幡綽 亦知音，玄宗招之不時至，上怒，綽既至，及殿側，聞上理鼓奏曲，能知其方怒解怒之際，皆無少差，上奇之。

宋璟 宋開府雖耿介不羣，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恩與上論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卽是魯山花鬢，撚小碧上，掌下須有朋肯之聲，據此乃是漢震第二鼓也。且譟用石末花鬢，固是腰鼓，掌下朋肯之聲，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又開府謂上曰：頭如青山峯，手如白雨點，此卽羯鼓之能事也。山峯取不動，雨點取碎急，上與開府兼擅兩鼓，而羯鼓偏好，以其比漢震稍雅細焉。開府之家，悉傳之。東都留守鄭叔則祖母，卽開府之女，其第有小樓，卽宋夫人習鼓之所，開府孫治亦工之，并有音律之學，貞元中進樂書三卷，德宗覽而嘉之。

曹王皋 精曉器用，爲荆南節度使，有士人懷二樵求通謁，及皋見樵，捧而嘆曰：不意今日獲逢至寶。此開元天寶中供奉御樵，問其所自，答曰：某先人在黔中，得於高力士之家，衆方深伏。

李琬 廣德中曾爲雙流縣丞，亦能之。調集長安，僦居務本里，嘗夜聞羯鼓聲，曲頗妙，於月下步尋至一小宅門，叩門請謁，謂鼓工曰：君所擊者，豈非耶婆色雞乎，雖至精能，而無尾何也。工大異

之，告爲太常工人，父沒，此曲遂絕，今按舊譜無結尾聲，夜夜求之。琬曰：意盡卽曲盡，又何索尾焉。工曰：奈聲不盡何。琬曰：可言矣，夫曲有不盡者，須以他曲解之，方可盡其聲也。夫耶婆色雞，當用桐柘急遍解之。工如所教，果相諧協，聲意俱盡，工謝之。卽言於寺卿，奏爲主簿，後累官至太常少卿宗正卿。

杜鴻漸 代宗時相，亦能之。永泰中爲三州副元帥兼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有削杖者在蜀，以二鼓杖獻，鴻漸得之，示於衆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中收貯積時矣。匠曰：某於脊溝中養者十年。及鴻漸出蜀，始臨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登驛樓，望江月行觴讌話，命家僮取鼓與板笛，以前所得杖，酣奏數曲，四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從事悉異之。

德案南卓不知其里貫，自言會昌元年因爲洛陽令，數陪劉賓客白少傅游宴，則與劉白同時也。其紀羯鼓甚詳，可謂作俑於玄宗，達官士夫，莫不習之，以趨上好。其曲名多梵語，應原於西域樂。此亦一代之勝蹟，惜後無聞耳。

第七節 清代之西陲回準番樂

清高宗平定回，獲其樂，列於燕樂之末，是曰回部樂伎，其樂司達卜，司那噶喇，司哈爾札克，司喀爾奈，司塞他爾，司喇巴卜，司巴拉滿，司蘇爾奈，凡八人。先上作樂，司舞二人，舞盤二人，以次進舞，大小回子六人，繼進呈倒擲伎。（大清會典）清通考云，回部樂伎用銅繩一根，徑二寸，長一丈，餘或用麻繩一根，徑約二寸，長三丈餘，橫於架木之上，架木高二丈五尺，又用麻繩一根，斜墜於地，拴於檣，一邊立桅木一根高六丈，回人服綵衣，兩手執木一根，赤足自地登繩，斜上履繩而走，往返遊躍於繩上。既而又服其靴，足掌下加一銅盤，踏銅盤而履繩，亦可往返行之。或去銅盤踏一立木，徑二寸許，高五寸許，遊於繩上亦可，或履，或行，或跳，或跨而騎，或坐而起，如履平地，然下立回人，亦服綵衣擊鼓而喧於下，戲躍既畢，左縣弓，右挾矢，抱桅木而直上，至桅頂，地設帽毬一枚，援弓而射之。德案此與古代散樂絃戲都盧伎相類，豈回民處於西陲，能得西域之遺伎耶。

準部居西藏，奉佛家密宗，世謂之紅黃教，人乃唐古特種。清乾隆二十年平定準部，其樂當於

此時傳入。清通考云，伊犁固爾扎廟，海努克廟，喇嘛居此二寺，暮鼓朝螺，梵唄清越。又其俗每日申刻，則擊鼓鳴鐃，名曰送日，惟阿奇木伯克門首建小樓，早晚吹號鳴鐃，播鼓於其上，以近送日光。其樂器有雅圖噶奇奇里和爾圖卜碩爾必巴和爾特穆爾和爾綽爾鏗格爾格倉定沙鴻和必斯奇古爾伊克布噶，棟布噶，大約與蒙古樂相似。雅圖噶以下六器，爲歡會晏飲所用，以絲爲主，而竹附之。鏗格爾格以下七器，則爲誦經應和之用也。其樂曲一名都爾本衛喇特，有聲無辭，用以試絃。一名噶爾達木特，歎美其人之辭。一名布圖森雅布達爾，頌禱之辭，用以煞尾。別有沙津齊默克噶拉達瑪奇爾吉斯訥默庫濟爾噶勒庫哩莽賽圖們額濟諸曲，率以雅圖噶以下六器相和成調云。番樂清高宗平定金川獲其樂，列於燕樂之末，及後藏班禪額爾德尼來朝獻其樂，亦列於燕樂，是爲番子樂，其樂金川曰阿爾薩蘭，曰大郭莊，曰四角魯班禪，曰扎什倫布。阿爾薩蘭用司得梨，司柏且爾司得勒窩，各一人，司舞三人，爲戲獅狀。大郭莊用司舞十人，每兩人相攜而舞。四角魯用司舞六人，持弓盾。扎什倫布用司得梨，司巴注，司蒼清，司龍思馬爾得勒窩凡六人，司舞番僮十人，各執斧一。曰沙勒釐舞，而歌梵曲。（大清會典）德案此言金川樂與藏樂合奏。準部奉紅黃教，實源於天



竽密宗，其樂多梵曲，應亦來自天竺也。清代除此尚有廓爾喀，清高宗平定廓爾喀，獲其國之樂，列於燕樂之末，其樂司達拉，司達布拉，司達布拉各一人，司薩朗濟三人，共六人，司舞二人，各繫鈴於足，以騰趨出聲，曰古哩司，歌五人，歌舞並奏。

## 第四章 西南諸國音樂

西南諸國，於漢初有西南夷，所謂巴渝，狄鞮，顛，荏都夷，皆在今四川雲南境，其人種多土著，應爲中國西南方之土人。巴渝人曾隨漢高祖還伐三秦，俗喜歌舞，其樂因是傳入，歷代采用，荏都在西南最大，漢明帝時，曾獻歌詩。狄鞮，顛見於司馬相如上林賦云，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注引張揖曰：狄鞮西方譯名。郭璞曰：西戎樂名也。師古曰：狄鞮，郭說是也。又云，文成顛歌。師古注曰：顛，益州顛縣，其民能作西南夷歌，顛卽滇字，其音則同。德案漢書西南夷傳丁謙考證云，滇在今雲南境，漢益州，今雲南省城。是顛歌卽漢代滇國之歌，滇實西南夷中之大國也。狄鞮未能詳指，二國音樂，古書亦僅存其名而已。漢永甯中有捍國獻樂云，出於大秦國樂。三國吳赤烏六年，扶南國來貢樂伎。後隋煬帝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樸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寫其聲。自是扶南樂於隋唐均隸於天竺部。扶南晉書云，去林邑三千里，卽今暹羅國地。唐代有南詔，於貞元中進奉聖樂，驃國聞南

詔歸唐，因亦內附，獻其樂頌。南詔爲六詔之一，併五詔漸強，與中國多交涉，在今雲南。驃卽緬甸，南詔在其東北，壤地相接之國也。今就史傳所載，將巴渝侏都捍國扶南南詔音樂略考列後。

(一) 巴渝舞 漢書禮樂志云，巴渝鼓員三十六人。師古注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當高祖

初爲漢王，得巴渝人，並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楚，因存其武樂也。巴渝之樂，因此始也。巴卽今之

巴州，渝卽渝州，各其本地。德案上林賦亦云，巴渝宋蔡郭璞注與師古注相類。後漢南蠻傳言高祖

發夷人伐三秦，既定，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析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世號爲板楯蠻。閩中有

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代紂之歌也。

乃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晉書樂志稱爲賔人，當所謂賔人，板楯蠻，皆夷人之族名，其樂以住

地得名，故稱巴渝也。晉志記其舞曲有矛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臺本歌曲，行辭本歌曲，總四

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軍謀祭酒王粲改創其辭，粲問巴渝帥李管種玉歌曲意，試使

歌聽之，以考校歌曲而爲之，改爲新福歌曲，以述魏德。黃初三年，又改巴渝舞曰昭武舞，晉改昭武

舞曰宣武舞。按樂志樂府詩集尙載有王粲矛渝新福歌，弩渝新福歌，安臺新福歌，行辭新福歌。晉

宣武舞歌四首，其所以稱矛弩者，隋書樂志云，巴俞之兵，執仗而舞也。開皇九年，以非正典罷不用。  
（隋志）唐清商伎舞者四人，并習巴俞舞，此後無聞焉。

（二）荏都夷歌詩

後漢書西南夷傳云，荏都夷者，武帝所開。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輔好立功名，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盤木唐菽等百餘國奉貢稱爲臣，輔上疏曰，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遠夷之語，辭意難正，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帝嘉之，事下史官，錄其歌焉。

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提官隗構）與天意合，（魏冒踰糟）吏譯平端，（罔譯劉脾）不從我來，（旁莫支留）聞風向化，（徵衣隨旅）所見奇異，（知唐桑艾）多賜繪布，（邪毗繼補）甘美酒食，（推潭僕遠）昌樂肉飛，（拓拒蘇使）屈伸悉備，（局後仍離）蠻夷貧薄，（僂讓龍洞）無所報嗣，（莫支度由）願主長壽，（陽維僧鱗）子孫昌熾，（莫釋角存）

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僂讓皮尼）日入之部，（且交陵悟）慕義向化，（繩動

隨旅)歸日出主(路且陳維)聖德深恩(聖德渡諾)與人富厚(魏茵度洗)冬多霜雪(綜邪流藩)夏多和雨(荏邪尋螺)寒溫時適(藐潯瀘灘)部人多有(茵補邪推)涉危歷險(辟危歸危)不遠萬里(莫受萬柳)去俗歸德(術疊附德)心歸慈母(仍路孳摸)

遠夷懷德歌詩曰，荒服之外，(荒服之儀)土地境埒，(犁籍憐憐)皮食肉衣，(阻蘇邪犁)不見鹽穀，(莫碣麤沐)吏譯傳風，(罔譯傳微)大漢安樂，(是漢夜拒)攜負歸仁，(蹤優路仁)觸冒險陔，(雷折險龍)高山岐峻，(倫狼藏幢)緣崖礮石，(扶路側祿)木薄發家，(息落服淫)百宿到洛，(理瀝崑維)父子同賜，(捕苳菌毗)懷抱匹帛，(懷寔匹漏)傳告種人，(傳言呼敕)長願臣僕，(陵陽臣僕)(以上見後漢書卷百十六西南夷傳，東漢會要卷八四夷樂，東觀漢記以夷語爲主，今從漢書以夷言爲注。)

德案荏都夷漢書南夷傳云，自崑崙東北，君長目十數，徙荏都最大，後漢書西南夷傳云，荏都夷者，武帝開爲荏都縣，丁謙考證云，在今大渡河北境，爲漢蜀郡地，亦當時土酋也。

(三) 揮國樂 後漢書西南夷傳永寧元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綬金銀綵繒各有差。陳禪傳亦云，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

德案丁謙西南夷傳考證云，揮者，種人之名，今雲南廣西迤西，大秦卽羅馬，後漢時，大秦方盛，其來中國蓋由地中海至埃及，（時屬大秦）登陸行，直由紅海過印度至緬甸南境，再陸行北入揮人地，所謂西南通大秦也。其樂據史言，亦西方幻戲之流耳。

(四) 扶南樂 晉書四夷傳云，扶南去林邑三千里，大海灣中。丁謙考證云，卽古狼臚裸國。北史謂其國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方位較合。蓋卽今暹羅國地無疑。始於吳赤烏六年，扶南王范旃遣使獻其樂人。（吳志）隋煬帝平林邑，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樸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轉寫其聲。（唐會要）唐書樂志言扶南樂舞二人，朝雙行纏，赤皮靴。隋世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

鼓，都曇鼓，毛員鼓，簫，笛，篳篥，銅拔，貝等器，隋九部樂，唐十部樂均無扶南，祇有天竺，蓋不齒於樂部也。

(五)南詔樂 貞元中，南詔異牟尋遣使楊加明詣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請獻夷樂歌曲，且令驃國進樂人。於是臯作南詔奉聖樂，用正律黃鐘之均，宮徵一變，象西南順也。角羽終變，象戎夷革心也。舞六成，工六十四人，贊引二人，序曲二十八疊，舞南詔奉聖樂字，舞人十六，執羽翟以四爲列，舞南字，歌聖主無爲化，舞詔字，歌南詔朝天樂，舞奉字，歌海宇修文化，舞聖字，歌雨露覃無外，舞樂字，歌關土丁零塞，皆一章三疊而成。舞者初定執羽，簫鼓等奏散序一疊，次奏第二疊，四行贊引以序人，將終，雷鼓作於四隅，舞者皆拜，金聲作而起執羽，稽首以象朝覲，每拜跪節以鉦鼓，次奏拍序一疊，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終，舞者拜復奏，一疊蹈舞拊揖，以合南字，字成徧終，舞者北面跪歌，導以絲竹，歌已俯伏，鉦作復揖，舞餘字皆如之，唯聖字詞末皆恭揖，以明奉聖。每一字曲三疊，名爲五成，次急奏一疊，四十八人分行聲折，象將臣禦邊也。字舞畢，舞者十六人爲四列，又舞關四門之舞，遽舞入徧兩疊，與鼓吹合節，進舞三，退舞三，以象三才三統，舞終皆稽首遶巡。

又一人舞億萬壽之舞，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疊六成，而終七者，火之成數，象天子南面生成之恩，六者坤數，象西南向化，凡樂三十，工百九十六人，分四部，一龜茲部，二大鼓部，三胡部，四軍樂部。龜茲部有羯鼓，揩鼓，腰鼓，雞婁鼓，短笛，大小鼙，拍板皆八，長短簫，橫笛，方響，大銅鈸，貝皆四，凡工八十八人分四列，屬舞筵四隅，以合節鼓。大鼓部以四爲列，凡二十四，居龜茲部前。胡部有箏，大小箏，篋，五弦，琵琶，笛，橫笛，短笛，拍板皆八，大小鼙，篋皆四，工七十二人，分四列，屬舞筵之隅，以導歌詠。軍樂部金鐃，金鐸皆二，攔鼓，金鈺皆四，鈺鼓金飾蓋，垂流蘇，工十二人，服南詔服，立闕四門，舞四隅，節拜合樂。又十六人，畫半臂，執攔鼓，四人爲列，舞人服南詔服，衣絳裙襦，黑頭囊，金佉苴，畫皮鞞，首飾，抹額，冠金寶花鬘，襦上復加畫半臂，執羽翟舞，俯伏以象朝拜，裙襦畫鳥獸草木文，以八綵雜華，以象庶物咸遂，羽葆四垂，以象天無不覆，正方布位，以象地無不載，分四列以象四氣，舞爲五字，以象五行，秉羽翟以象文德，節鼓以象號令遠布，振以鐸，明采詩之義，用龜茲等樂，以象遠夷悅服。鈺鼓，則古者振旅獻捷之樂也。黃鐘君聲，配運爲土，明土德常盛。黃鐘得乾初九自爲其宮，則林鐘四律以正聲應之，象大君南面提天統於上，乾道明也。林鐘得坤初六，其位西南，西南感至化於下，



坤體順也。太簇得乾九二，是爲人統，天地正而三才通，故次應以太簇。三才既通，南呂復以羽聲應之，南呂西西方金也。羽北方水也。金水悅而應乎時，以象西戎北狄悅服。然後姑洗以角音終之，姑故也，洗濯也，以象南詔背吐番歸化，洗過日新。德案，以上皆本新唐書驃國傳，樂志所載無此詳。又言韋臯以五宮異用，獨唱殊音，復述五均，謹分金石之節奏，其言皆附以律呂之名，有所象徵，茲不備錄。此樂當爲南詔有進樂之意，韋臯乃集中國西北戎胡之樂，與之相合，作奉聖樂，實非南詔之舊，亦當時之異觀也。

(六) 驃國樂 驃古朱波也。丁謙云，卽今緬甸。貞元中王雍羌聞南詔歸唐，有內附心，雍羌遣其弟悉利移城主舒難陀獻其國樂，至成都，韋臯復譜次其聲，以其舞容樂器異常，乃圖畫以獻，工器二十有二，其音八，金貝絲竹匏革牙角，金二，貝一，絲七，竹二，匏二，革二，牙一，角二，鈐拔四，鐵板二，螺貝四，鳳首箏篴二，蠶首箏二，龍首琵琶一，雲頭琵琶一，大匏琴二，獨弦琴一，小匏琴二，兩頭笛二，大匏笙二，小匏笙二，牙笙一，角笙一，凡曲名十有二，一曰佛印，二曰讚娑羅花，三曰白鴿，四曰白鶴游，五曰鬪羊勝，六曰龍首獨琴，七曰禪定，八曰甘蔗王，九曰孔雀王，十曰野鵝，十一曰宴樂，十二

曰滌煩。曲律應黃鐘兩均，一黃鐘商伊越調，一林鍾商小植調。樂工皆崑崙，衣絳氎朝霞爲蔽膝，謂之襪襦。兩肩加朝霞絡腋，足臂有金寶鑲釧，冠金冠，左右耳璫，條貫花鬘珥雙簪，散以毳，初奏樂，有贊者一人先導樂意，其舞容隨曲用人，或二或六或四或八至十，皆珠冒拜首稽首以終節。其樂五譯而至，德宗授舒難陀太僕卿遺還。（以上驃國樂）德案，唐會要言驃樂曲皆演釋氏經論之詞，驃國在雲南西，與天竺國近，故樂多釋氏之詞，每爲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合爲越節之狀，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白居易諷諭新樂府云：玉螺一吹雅髻聳，銅鼓千擊文身踊，珠纓炫轉星宿搖，花鬘斗藪龍蛇動，皆足以描摸其狀。蓋由天竺樂脫化而成，與西域樂同一源也。

## 第五章 東方諸國音樂

東方諸國，如三韓、日本，實被漢化，其文物制度，多與中國同。故其音樂，實自華輸入，而合以土風也。今略紀之如左。

三韓諸國樂 其樂始入中國者，乃晉武帝時韓濩進樂，故晉書樂志，食舉東西廂第十一章歌曰，『韓濩進樂，宮徵清商。』高麗、百濟樂，宋初得之，至後魏太武滅北燕，亦得之而未具。周武滅齊，威振海外，二國各獻其樂，周人列於樂部，謂之國伎。隋文平陳，及文康禮畢，俱得之百濟。貞觀中，滅二國盡得其樂。至天后時，高麗猶二十五曲。貞元末，唯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其本風矣。（唐會要通考）德案，隋書樂志，隋七部樂九部樂，均有高麗伎，云起自後魏平馮氏，又雜有百濟、新羅樂。唐因隋舊，高麗、百濟均列爲東夷之樂。貞觀中，有新羅獻女樂二人，太宗令遣歸。至清太宗平朝鮮，獻其國之樂，列於燕樂，其流傳中國，概略如是。

高麗樂 隋書樂志云，「高麗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樂器有彈箏，臥箏篴，豎箏篴，琵琶，五弦，笛，笙，簫，小箏，篴，桃皮箏，腰鼓，齊鼓，擔鼓，貝，等十四種，爲一部，工十八人。」唐書樂志云，「高麗工人紫羅帽，飾以烏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靴，五色綵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鐙，二人黃裙襦，赤黃袴，極長其袖，烏皮靴，雙雙並立而舞，樂用彈箏一，搗箏一，臥箏篴一，豎箏篴一，琵琶，義翳笛一，笙一，簫一，小箏，篴一，大箏，篴一，桃皮箏，篴一，腰鼓一，齊鼓一，擔鼓一，貝一。」與隋略異。

百濟樂 隋書東夷傳云，「百濟國出自高麗，有鼓，角，笙，篴，箏，竽，篴，笛之樂。」唐書樂志言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箏，篴，如是而已。

清代之朝鮮樂 清太宗平定朝鮮，獻其國之樂，列於燕樂，是曰朝鮮國俳，笛伎，管伎，鼓伎，各一人，俳長一人，戴面具，從右翼上，北嚮立，以高麗語致詞，乃作樂，倒擲伎十四人，從左翼上，自東嚮西，各呈其藝。德案此本清會典，殆合百戲而言。清通考云，高麗史郊廟朝會，雜用唐樂，宋大晟樂，名

雅樂，又有俗樂，蓋其樂多仍中國之舊也。

日本樂

通考云，

『自唐以來，屢遣貢使，三月三日有桃花曲水宴，八月十五日放生會，呈百戲，其樂有中國高麗二部，歌詞雖甚雕刻而膚淺。』德案日本文化，純來自華夏，土屋詮教日本宗教史云，『真吉備留學於唐，居唐二十年，聖武天皇之天平七年，歸朝，攜回華物中，有銅律管一部，鐵如方響寫律管聲十二條，樂書要錄十卷。』此可謂華樂入日本之證。唐宣宗實錄載大中七年四月，日本遣王子來朝，獻寶器音樂，蓋信使往來，各以方物贈遺也。黃遵憲日本國志云，『唐樂曲由唐時傳授，樂曲有萬歲樂，同波樂，鳥歌，承和樂，河水樂，菩薩破，武德樂，蘭陵王安樂，鹽三台，鹽甘州，胡渭州，慶雲樂，夫憐夜半樂，扶南小娘子越天樂，林歌，孔子琴操，王昭君，折楊柳，春庭樂，柳花苑，赤白桃李花，喜春鶯，平蠻樂，千秋樂，蘇合香，輪臺傾杯樂，太平樂，打毬樂，還京樂，蘇芳菲，長慶子，一團嬌，採桑，秋風樂，賀皇恩，玉樹後庭花，泛龍舟，破陣樂，拔頭諸樂，然傳其謔，不傳其詞。』案以上曲名，多爲六朝隋唐之舊，國樂東渡，日最盛矣。聞日本今尙存中國古樂器甚夥，何時能考校之以復國樂舊觀乎。

## 第六章 餘論

隋唐以前，外族音樂，於前略可考見。宋代盛行蕃曲，亦非中國舊有。吳會能改齋漫後云，徽宗政和初，有旨立賞錢五百千，若用鼓板改作北曲子，并著北服之類，並禁止支賞。其後民間不廢鼓板之戲，第改名太平鼓云云。至紹興年間，有張五牛大夫聽動鼓板，中有太平令，因撰爲賺，則北曲中之太平令，與南曲中之太平歌皆北曲子。又宋元戲曲史第四章所載南宋賺詞，其結構似北曲，而曲名似南曲者，亦當自蕃曲出。而南北曲之賺，又自賺詞出也。至宣和末，京師街巷鄙人，多歌蕃曲，名曰異國朝，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兒，蓬蓬花等，其言至俚，一時士大夫皆能歌之。今南北曲中尙有四國朝，六國朝，蠻牌兒，此亦蕃曲，而於宣和時，已入中原矣。至金人入主中國，而女真樂亦隨之而入，中原音韻謂女真風流體等樂章，皆以女真人音聲歌之，雖字有舛訛，不傷於音律者，不爲害也。則北曲雙調中之風流體等，實女真曲也。此外如北曲黃鐘宮之刺古，雙調之阿納忽古都白唐

兀阿忽令、越調之拙魯速、商調之浪來裏，皆非中原之語，亦當爲女真或蒙古之曲也。（王靜安師著宋元戲曲史）德案覽王先生此節，可知宋以後外族音樂之概況也。

近世歐西樂器樂曲，入華日盛，其入華之期，於載籍可見者爲續通考云，明萬曆二十八年，大西洋利瑪竇獻其國樂器。自言泛海九年，始至，因天津御用監馬堂進貢土物，其俗自有音樂，所爲琴，縱三尺，橫五尺，藏櫃中絃七十二，以金銀或鍊鐵爲之絃，各有柱端通於外，鼓其端而自應，德案此卽今之鋼琴也。當時不能知其名，故記之如是。

歐西樂律，記於書者，始自清乾隆十年御診律呂正義續篇曰，西洋波爾都哈爾兒國人徐日昇精於音律，其法專以絃音清濁，二均遞轉，和聲爲本。後又有壹大里呀國人德禮格，亦精樂律，與徐日昇所傳源流無二。以其所講聲律節奏，覈之經史所載律呂宮調，實相表裏，故取其分配陰陽二均高低字謚，編集成書。德案徐日昇爲波爾都哈爾兒人，譯音與 Portugal 相近，當卽葡萄牙人，德氏則爲意意大利人也。律呂正義記今日流行之五線，與七音烏勒鳴、乏朔拉、犀，甚爲詳備，茲不贅引。今日承學之士，均奉此爲法，不能不太息華樂之微也。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

(一六六四)

史地  
小叢書  
外族

每册定價

外埠

著作

發行

印刷所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 版 翻 \*  
\* 權 印 \*  
\* 所 必 \*  
\* 有 究 \*  
\*\*\*\*\*

(本書校對者徐壽師)

一六七六上



